

本經疏證

卷三之四

本經疏證第三卷

目錄

薯蕷

薏苡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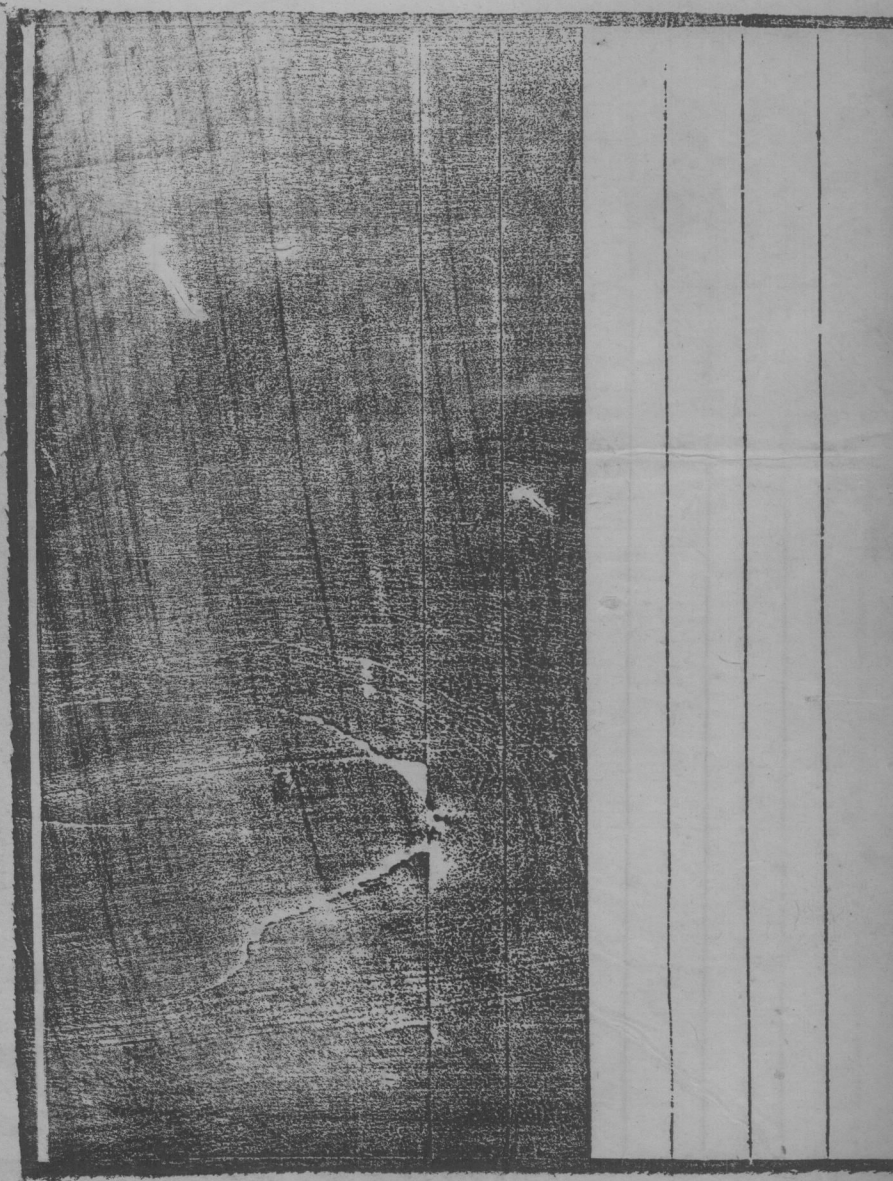
澤蔞

細辛

芎藭

黃連

黃芪



本經疏證第三卷

武進鄒澍學

上品草七味

薯蕷味甘温平無毒傷中補虛羸除寒氣補氣

益氣力長肌肉主頭面游風頭風眼眩下氣止腰痛補

虛勞羸瘦充五藏除煩熱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不

飢延年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藷生蒿高山

谷二月八月採根暴乾紫芝爲之使惡甘遂

薯蕷春間或以其宿根頭或取其子以黃沙和牛糞

作畦種之四月生苗延蔓紫莖緣物而長葉有三尖

似白牽牛而光厚潤澤五六月開花成穗淡紅色結

莢成簇莢凡三稜合成堅而無仁其子別結於一旁
狀似鈴大小不一皮黃肉白其根亦然剖開有滑涎
亦有莖生者入藥爲勝夏間宜常漑又不得大溼

經綱
目

予家有薯蕷一本莖長至三四丈春夏綠葉扶疎屆
秋垂實纍纍者有年矣會闢地治室乃掘去之根大
如臂攀磚附石至三四尺究未窮其所止蒸而茹之
甚甘美因是悟古人所謂種薯蕷者先杵地作孔則
薯蕷隨孔之大小以爲大小是欲其肥不欲其長也
若莖生者隨地下之隙而直下焉迨年月深久仍能
橫擴爲肥入藥取此卽以其入土深善附磚石耳其

爲物也有皮有筋而肉最勝又皮黃肉白筋卽仿其

肉之色又可悟其致厚肉之氣於皮以爲之體而合

皮

本爲肺主而屬金色黃則土金相生而和合矣

與肉

本爲脾之所主屬土色白亦爲金土和合

之氣致之於筋以爲之用肺者氣之所出行肝者力之所由作氣與力之受益其端皆係於能補中而肉最厚之物此不可謂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乎或曰主傷中補虛羸卽補中益氣力也而本經複言之何故此蓋當連下句讀主傷中補虛羸除寒熱邪氣云者猶云補傷中而致之虛羸除傷中而受之寒熱邪氣也夫虛必有一處爲先他處乃連類及之者邪之所湊雖云其氣必虛然亦有陰陽之分五藏六府之異

譬之水決定因其地窪下而灌之乃泛濫及於他所
薯蕷所主之虛之邪須審定其由傷中傷氣方得無
誤不然傷血及他傷亦能致虛羸成寒熱又何別焉
別錄所主補虛勞羸瘦充五藏除煩熱正與本經相
印惟下氣止腰痛強陰三項爲特出此則以埜生者
益善下行最善攀附磚石也至於頭面游風頭風眼
眩唐以來醫家不甚用此味故無從參其底裏然質
之仲景治風氣百疾本經除寒熱邪氣亦可默會其
旨矣

仲景書中凡兩用薯蕷一爲薯蕷凡一爲腎氣凡薯
蕷凡脾肺之劑也腎氣凡肺腎之劑也觀經脈別論

食氣者先歸肝心乃及於肺飲氣則先歸脾而亦及於肺至肺而後布其精瀉其麤惟不言至於腎蓋腎固藏精洩濁之總滙也風氣百疾者心肝脾之氣懈於朝肺肺遂不能輸精於皮毛斯外邪乘而客之是其責雖在肺而其咎究在脾故薯蕷凡以薯蕷帥補氣藥爲君補血藥爲臣驅風藥爲佐使少腹有故小便不調者肺之氣怠輸精於皮毛毛脈不能合精以行氣於府斯清濁兩者或泛其源或塞其流是其責雖在肺家輸瀉之不肅而其咎實當歸於腎家翕受之不咸故腎氣凡以薯蕷隨地黃茱萸牡丹附子桂枝以撥正其翕受之機又以薯蕷帥茯苓澤蔞以開

通其輸瀉之道曰腎氣凡者明腎之氣固當留其精而瀉其麤也曰薯蕷凡者明脾之氣固當散其精而歸於肺也是薯蕷凡雖謂之脾氣凡也可腎氣凡雖謂之地黃凡也亦無不可是皆穀氣穀精不充暢流動之咎也

薯蕷體滑多涎黏稠色白其似肉中之脂液耶不然何以生搗可消熱腫也其似腎所藏之精耶不然何以能強陰也凡物功能固莫不由形色性味而發然能此復能彼又莫不有一貫之理存乎其間消肉中熱腫之與強陰其義非可相直也何哉夫腫非一端而曰熱腫則固當得陰濟乃能解矣矧不在皮膚不

在血脈不在筋骨而在肉斯固爲肉中之氣運掉不
靈致有所壅也得厚肉多脂不爽生氣之物其壅何
能不解且強陰非益精也玩金匱之用薯蕷蓋可以
得其概矣夫以陰中所由而言則精自精溺自溺其
源不同其所由化亦異何以腎氣一凡在虛勞在轉
胞則治小便不利在消渴則治小便過多然惟此方
可見溺能闕精精亦能闕溺也金匱眞言論曰北方
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水熱穴篇曰腎者胃之
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是故精化爲氣
方有以司開闔而無不禁之虞壅塞之患水精四布
五經竝行方有以容氣之游行而開者遂其開闔者

遂其闔此統二竅而言之者也若就一竅而言則此

竅過通彼竅必塞如下利則溺短小便多則大便鞭

何獨於精與溺而疑之耶故曰味歸形形歸氣氣歸

精精歸化此由麤以致精也曰精食氣形食味化生

精氣生形此精虛而挹麤以益之也曰味傷形氣傷

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則麤者不能益精反足以害

精矣由此而觀則以溼熱下注而遺精以精氣壅遏

而溺澀精溺雜下而為濁及以溺多而劫精以溺塞

而燥精其源皆由脾胃之不咸夫固曰腎者胃之關

耳夫不咸之始必本於胃氣之不充不咸之成必歸

於脾氣之不治脾胃一藏一府皆在中宮竝主出納

而其性情則異胃司降而喜涼脾司升而喜溫薯蕷
溫平之物不寒不熱不潤不燥為脾胃之所均喜故
其用為能致胃津於脾而脾胃以和故經脈別論謂
食氣入胃則散精於肝而歸濁氣於心惟飲入於胃
則輸精於脾此不可易之常理也

薏苡仁味甘微寒無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久風溼

痹下氣除筋骨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

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一名解蠱一名屋葵一名起

實一名籟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

薏苡二三月宿根生苗葉如初生芭

白苗之
黍日芭

芽五六

月抽莖高三四丈開紅白花作穗結實有二種一種

尖而殼薄黏牙者薏苡也其米青白色如糯米一種

圓而殼厚堅韌者菩提子也但可作數珠竝九十月

霜後採根白色大如匙柄糾結而味甘

圖經參綱目

靈樞經筋篇謂筋寒則收引熱則縱弛與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謂溼熱不攘大筋縵短小筋弛長者不合蓋筋之爲物寒則堅勁堅勁則短縮熱則縵緩縵緩則弛長此爲不挾溼者言也若挾溼則大筋橫脹橫脹則縵短小筋縱伸縱伸則弛長遇溼遂脹凡物皆然特能短而不能勁此所以與因寒而縮者異雖然寒收熱縱者理之常故其應速大縮小伸者理之變其應必遲何也則以溼熱不攘句見之蓋因於溼首

如裹此時尙未挾熱也溼性最遲至其化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旣已化熱尙不除而去之以漸而瀆於筋至筋被溼而脹焉則蓋遲之又久矣玩本經久風溼痺久字正與是義相孚何者夫筋急拘攣不可屈伸焉知其不緣被寒而收引乃可更用微寒之薏苡惟筋急拘攣不能屈伸之屬於久風溼痺者方見其不因於寒以始傳寒中末傳熱中原外感之常理耳雖然以從容不迫之薏苡而主筋急拘攣不能屈伸之久風溼痺得毋貽養癰之咎歟夫物性亦各有當矣薏苡作穗結實於插禾之前而采掇必於穫稻之後衝冒溼熱以成其體飽吸秋肅以鍊其質惟其久

而成就是以專治積漸而致之病積漸之病決難速愈又豈得以貽患謂之比之天蠱冬治暴風溼偏痺所謂各行其是功足相侔者也夫勝溼以燥驅熱以涼斂脹以肅且筋屬於肝筋病則肝病肝病者必以肺勝之是薏苡之色白氣涼性降者可不謂非肺之象形惟其象肺是以又能下氣耳

劉潛江云胃爲五臟六腑之海其清氣上注於肺以通呼吸其所以能上注於肺者實由於脾脾氣合於腎以至肺肺氣合於心以歸腎如環無端乃能運血氣營陰陽若胃氣虛則脾不上升溼盛化熱還湊於胃腕之陽以傷氣胃陽亢則肺不下降熱盛生溼還

迫於脾臟之陰以傷血傷氣者肺受之故或阻其氣
爲胃痺偏緩或損其陰爲肺痿肺癰或肆其所勝爲
筋急拘攣傷血者脾受之故或下陷爲洩或旁溢爲
水或滲壅經絡爲久風溼痺或滯阻下部爲癩疝重
墜薏苡生於平澤氣寒味甘是水土合德乃結實於
盛夏是潤下之氣還就炎上而採實期於秋末是熱
浮之氣反歸涼降有合於胃達地氣而後不病於溼
之化熱更合於胃達天氣而後不病於熱之化溼舉
前證胥能治之故寇氏曰脾健則能運化陰陽脾之
不健多困於溼薏苡健脾惟使脾肺腎之氣得暢使
溼不畱而已故去溼卽能清熱所謂陰陽合而氣生

陰陽和而氣行是也

論者謂益氣除溼和中健脾薏苡與朮畧相似而不
知其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蓋以云乎氣則朮溫
而薏苡微寒以云乎味則朮甘辛而薏苡甘淡且朮
氣味俱厚薏苡氣味俱薄爲迥不相侔也此其義蓋
見於金匱要畧痲溼腸篇曰溼家身煩疼當與麻黃
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慎勿以火攻之曰病者一身盡
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溼此病傷於汗出當風
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夫
身煩疼者溼而兼寒一身盡疼者溼而兼風寒從陰
化風從陽化故身煩疼者屬太陽發熱日晡所劇者

屬陽明屬太陽者宜發汗屬陽明者宜清熱發汗所以洩陽邪清熱所以折陽邪質之以用朮用桂者爲發汗薏苡則爲清熱矣雖然薏苡旣治風溼又主筋急拘攣不能屈伸彼風溼相搏骨節疼痛不得屈伸風溼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獨不用薏苡何耶夫適固言之矣薏苡是治久風溼痺非治暴風溼痺者也然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證非暴病耶玩汗出當風久傷取冷之因決知其似暴病實非暴病也發熱日晡所劇風與溼勢將化熱故以薏苡合麻黃杏仁甘草迎其機而奪之彼風溼相搏者上旣冠以傷寒八九日已可知其非久病下出所治之方或有

取乎附子生薑或有取乎附子桂枝且俱用朮其不能雜入薏苡決矣朮與薏苡非相反相惡也既用此卽不用彼者無他朮性急薏苡性緩合而用之恐其應遠則嫌於緩應遲又傷於躁也

胷痺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注家於緩急二字或指爲筋之引縱或指爲痛之休作殊不知痛僅胷痺中一證胷痺者不必盡痛筋之繫頭項手足者卽爲引縱未必竟由胷痺胷痺而并有筋病亦非引則縱非縱則引又未必乍縱乍引故注緩急者當闡明緩急之故確指緩急之據然後其證可得而明也夫胷痺緩急在素問靈樞固無及之者言他證之緩急則

有矣寒熱篇曰陰躄陽躄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
交於目銳眦陽氣甚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二十九
難陰躄爲病陽緩而陰急陽躄爲病陰緩而陽急此
可見二躄之緩急繫於目矣經筋篇足陽明頰筋有
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而爲澀
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塗其緩者以桑
鈎鈎之此可見陽明之緩急繫於口矣今但曰胷痺
而不言痛是其無痛可知曰緩急則又可知如躄之
於目陽明之於口有急處有緩處矣何以知之巢元
方曰寒氣客於五臟六腑因虛而發上衝胷間則胷
痺甚者肌肉苦痺絞急如刺不得俛仰孫真人蓋亦

云然夫陽明之口頰未必一中於寒一中於熱左右
竝時也必其寒中於左逼熱於右寒中於右逼熱於
左故一緩一急同時俱發耳然則五臟六腑之寒氣
因虛而上衝於胃膈間者何能不衝於此逼熱於彼
乎寒衝於左逼熱於右則左急而右緩寒衝於右逼
熱於左則左緩而右急附子治急者也薏苡治緩與
急者也使合而治之不畏治急多治緩少耶玩方中
二味成劑之意薏苡固不能驅上衝之寒而附子確
足以助被逼之熱故不稍殺其熱則附子之治寒不
專不振散其寒則薏苡之清熱難恃且薏苡原能下
氣附子本以逐痺寒既自下而上升故下氣之物不

嫌倍於逐痺熱緣被逼而偏駐故逐痺之物何妨峻於下氣因製劑之料量洞識爲病之根出卽注家之籠統含糊均可於此察之矣

然則薏苡附子敗醬散之治腸癰亦有緩急可言耶夫身甲錯是急之徵腹皮急是急之甚按之濡是緩之形如腫狀是緩之著蓋溼氣瘀血盤踞於內勢將釀熱成癰而先格寒於外故其病爲內緩而外急也夫腹無積聚是內熱未甚身無熱則外寒方猶正格熱於內內熱將甚之兆也故其脈爲數不然焉有腸內生癰猶可用附子之理哉雖然溼與血踞於腸終竟內有根而外無根無根者易傾有根者難拔故附

子之追寒破結僅十七分之二而清熱去溼之薏苡
既有十分又益之以敗醬五分俾解熱毒而鍾生氣
於瘀濁垢穢之中生氣昌斯瘀濁垢穢行矣或謂腸
癰脈數用附子腫癰脈遲緊反用消黃何故蓋玩兩
條之旨腸癰病在小腸小腸者水穀雜居故爲太陽
寒水之腑腫癰病在大腸大腸者有滓穢而無水故
爲陽明燥金之腑太陽者少血少氣陽明者多氣多
血氣屬陽血屬陰則陽明之易爲燥熱較之太陽殊
矣然則何以證其爲太陽與陽明夫身無熱脈數太
陽也發熱汗自出小便自調陽明也服藥後小便當
下小腸也服之有膿當下無膿當下血大腸也以燥

金之府最易化熱之區而所用者消黃猶不可證以
薏苡爲君附子爲佐者非欲其入寒水之腑多血少
氣最難化燥之區耶薏苡非入小腸之物小腸有溼
熱則用之此可見某藥入某經某腑某腑之爲鑿矣

澤瀉味甘鹹寒無毒主風寒溼痺消水養五臟益

氣力肥健補虛損五勞除五臟痞滿起陰氣止洩精消
渴淋瀝逐膀胱三焦停水久服耳目聰明不饑延年輕

身面生光能行水上扁鵲云多服病人眼一名水瀉一

名及藹一名藹芋一名鵠藹生汝南池澤五月八月採

根暴乾畏海蛤文蛤葉味鹹無毒主大風乳汁不出產難

強陰氣久服輕身五月採實味甘無毒主風痺消渴

益腎氣強陰補不足除邪溼久服面生光令人無子九月採

澤蔞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狹而長似牛舌獨莖直

上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採根暴乾

圖經

張隱庵曰凡水草石草皆屬腎其性主升蓋天氣下降地水之氣上升自然之理也凡物之本乎上者性升本乎下者性降澤蔞形圓無下行之性矣春時叢生淺水之中獨莖直上秋時白花作叢腎之肺藥也易曰山澤通氣能行在下之水隨澤氣而上升復使在上之水隨氣通調而下瀉故名澤瀉

陳修園曰澤蔞氣寒水之氣也味甘無毒土之味也

生於水中而上升能啓水陰之氣上滋中土也五臟
主藏陰而脾爲五臟之原一得水精之氣則能灌漑
四旁俾五臟循環受益不特肥健消水不饑見本臟
之功而肺得水精之氣而氣益心得水精之氣而力
益肝得水精之氣而目明腎得水精之氣而耳聰且
形得水精之氣而全體輕色得水精之氣而面生光
澤一生得水精之氣而延年所以然者久服之功能
行在下之水使之上也此物形圓一莖直上無下行
之性故其功效如此

或曰澤鷺自古未有言其上行者今但據張隱庵陳
修園之說能無畏其杜撰歟曰淡滲之物其能去水

必先上行而後下降是說起於李瀕湖非張隱庵陳
 修園創說也故夫水飲為病除大腹水腫不論外其
 小者在上為喘欬悸眩渴嘔吐噦在下為腸鳴泄瀉
 小便不利行水之物即仲景所用者有防己木通莢
 花芫花大戟甘遂半夏滑石葵子白魚葶藶麥藷
 薩澤漆海藻赤小豆薏苡仁文蛤莫不各有所主惟
 嘔吐口渴及悸眩者多屬之茯苓豬苓澤瀉是皆淡
 滲之物也傷寒論金匱要畧兩書用澤瀉者六方內
 與豬苓茯苓同用者五苓散豬苓湯與茯苓同用者
 腎氣丸茯苓澤瀉湯不與二苓同用者祇牡蠣澤瀉
 散澤瀉湯二方而已二方所主之證一曰病後腰以

下有水氣一日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則亦可知
凡利水者當計其水之生熟矣何謂生熟夫已經輸
脾歸肺者熟水也未經輸脾歸肺者生水也熟水已
曾泌別精華但存水質故直達之使下出可矣生水
者天真未離精華未去故必引之使上而後下乃不
失其常耳淡滲之物皆行生水者也較之直使下降
者不同蓋水之生者就其性則歸壑趨海而走極下
逆其性則過顛在山而反極上從無橫溢懇蓄於中
而爲患者故小便不利嘔渴悸眩者多用二苓澤瀉
第更當別其猛怯之殊怯者依土作崇則以二苓得
氣化於中土者治之可也其猛者則所謂過顛赴壑

非得澤蔦生於水中得氣化於水出生氣以上朝究
復反本還原者不可心下有支飲是沿路攔截生水
肆其威於上所謂過顛者也大病差後腰以下有水
氣是中無統攝而陷窪者也二者均未經氣化而停
又何能不使先就上而後下趨哉其理固如是非張
隱庵陳修園所能揆也且是義也覈之於本經亦無
有不合者蓋惟其無一滴生水不化斯無一滴熟水
不行遂無一滴精微不歸於所當歸之處馴至肺得
之而氣裕肝得之而力强脾得之而肥腎得之而健
乳得之而通耳得之而聰目得之而明面得之而生
光莫非精微之奉養至風寒溼痺得之而解水得之

而消又莫非滓質之流行日久服能不饑延年輕身
行水上殆非虛語也

夫水惟化而後能潤有水氣而仍渴卽可見水之不
化矧渴則飲水水入口卽吐五苓散之所主也猶不
可見水之不輸脾歸肺耶是水有生熟之說不爲謬
矣然五苓散茯苓澤蔞湯渴而嘔豬苓湯腎氣凡渴
而不嘔牡蠣澤蔞散澤蔞湯不嘔不渴此其間又必
有故蓋嘔乃茯苓豬苓所主非澤蔞所主也夫嘔爲
中焦病澤蔞水中物爲下焦藥是以於此無所關涉
至於渴則中焦病有之下焦病亦有之故牡蠣澤蔞
散不渴何以用栝樓惟其用栝樓而後知澤蔞不如

茯苓豬苓之能治渴耳夫澤蔦爲物不生於深水而
生於淺水是以知其僅能引水上輪不能引津液上
朝不用其苗而用其根是以知其力之所始必起於
水中其苗能出水面上與天氣相接是以知其力之
所竟可至於極上腰已下有水氣水底之病也冒眩
極上之病也舉此兩端澤蔦之功可明矣且腎氣云
者能似腎之氣也腎氣之極上者開竅於耳腎氣凡
中有上及耳之物否耶是能上及耳者澤蔦也卽此
又可以知上行之說爲非無據矣

細辛味辛溫無毒主欬逆頭痛腦動百節拘攣風溼痺

瘰癧死肌溫中下氣破痰利水道開胃中除喉痺齕鼻風

癩癩疾下乳結汗不出血不行安五臟益肝膽通精氣

久服明目利九竅輕身長年一名小辛生華陰山谷二

月八月採根陰乾

會青棗根為之使得當歸芍藥白芷芎藭牡丹藁本甘草共療婦人得決

明鯉魚膽青羊肝共療目痛惡狼毒山茱萸黃芪畏消石滑石及藜蘆

細辛葉似小葵柔莖細根直而色紫味極辛

綱目

細辛色紫紫者赤黑相兼也赤為心色黑為腎色心

與腎皆屬少陰兩少陰經皆短而直細辛一枝直上

體細柔勁似之少陰者又皆水火相依細辛體雖細

味極烈似之故凡風氣寒氣依於精血津液便溺涕

唾以為患者竝能曳而出之使相離而不相附則精

血津液便溺涕唾各復其常風氣寒氣自無所容如

本經所載主治欬逆者風寒依於胃中之飲頭痛腦
動者風寒依於腦中之髓百節拘攣者風寒依於骨
節屈伸洩澤之液風溼痺痛死肌者風寒依於肌肉
中之津推而廣之隨地皆有津液有津液處風寒皆
能依附焉故在胃爲痰爲滯結在喉爲痺在乳爲結
在鼻爲齕在心爲癰疔在小腸爲水在氣分爲汗不
出在血分爲血不行此別錄之與本經一貫不異者
也然須審定風寒果否零亂細碎倚著於津液者宜
之若風寒偏被一身及與營衛相搏者自有他味爲
治與細辛無預也

細辛能提出依附津液之風寒不能使津液復其常

且不能使津液中氣不隨提曳以出故其治欬每與
五味子乾薑爲耦如小青龍湯真武湯厚樸麻黃湯
是也若射干麻黃湯則不用乾薑用生薑四逆散小
芫胡湯則但用乾薑五味子不用細辛蓋水氣與風
寒相搏有飲有溼有水隨人異亦隨證異則兼嘔者
有之兼滿者有之兼喘者有之不可但因其欬混同
施治也特風寒將化則細辛不可用小芫胡湯證半
化半未化者且然何況全化者耶四逆散證雖以四
逆係之少陰然終外寒內熱故其治欬乾薑五味可
用細辛不可用矣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

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
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夫以不用細辛爲微發
汗則用細辛爲大發汗矣以無裏證不用細辛則細
辛爲裏證用矣裏證謂何吐利手足厥冷是也細辛
非治吐利手足厥冷之物少陰病始得卽用之者蓋
始得病卽脈沉發熱沉爲在裏病已決在少陰若少
蹉跎必至吐利手足厥冷故乘其外有發熱用麻黃
附子一治其內一治其外然不得細辛自陰精中提
出寒邪則溫者溫散者散猶未能絲聯繩貫使在內
之邪直從外解也若至二三日猶無吐利手足厥冷
則直是內本藏寒外被寒著互相勾引熱將入內故

不必細辛之提曳陰寒但以甘草緩其內入能得微汗卽便愈矣然則細辛治吐利手足厥冷亦有據歟是其義在當歸四逆湯烏梅凡二證可驗也特彼二證是寒邪附於血此則寒邪附於精耳然則少陰吐利四逆證有用吳茱萸湯者有用四逆湯者有用附子湯者有用白通湯者有用通脈四逆湯者皆不兼用細辛豈其寒非著陰精耶是又不然夫諸證皆無外熱是以不得用細辛惟通脈四逆湯證有之又係陽已虛不可汗者故雖亦欲通陽不過至用蔥用生薑用桔梗已耳此則直欲其汗故與麻黃比而奏功也然則當歸四逆湯烏梅凡亦欲其汗耶是蓋有說

焉欲其藉汗分消非純欲其從汗愈也之二症者雖皆手足厥冷皆有寒復有熱若以四逆湯等溫之則寒既去而熱遂猖故當歸四逆湯中仍有桂枝湯在內以其寒邪內有所著用細辛助桂枝是猶與向者之助麻黃同一理也若烏梅凡則烏梅黃連爲君益以黃蘗沉寒附子細辛僅得君藥三之一是其大致爲清劑以餘寒尙有所附恐其熱去寒生故以細辛提之使出以附子乾薑化之遂寒熱俱消太和復舊耳要之藥之功能非有異而調處之多方制劑之各別遂使之若有異者故既不得舍藥性論方又不容舍方義論藥矣

金匱桂薑甘棗麻辛附子湯所治之氣分爲寒著於
何所耶然其在內者曰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盃其
在外者曰手足逆冷腹滿脅鳴身冷骨疼其脈在寸
口曰遲濇在趺陽曰微遲則其寒爲與胃腹之津液
相搏矣是病也上則心陽不紆下則腎陽難達是故
桂枝湯暢心陽之劑也麻黃附子細辛湯鼓腎陽之
劑也二方諸味分數皆與傷寒論無異惟細辛則多
用一兩與小青龍湯同麻黃較之小青龍湯少用六
兩是則其中有故矣夫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
制以急小青龍湯其治在上則此湯其治在下可知
矣且腎主分布五液於五臟寒邪之依津液者雖在

上在下不同然其本莫不根於腎細辛本入腎能提散依附津液之邪安得不重之耶是證之解也仲景著其義曰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又著其狀曰服藥後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夫欲其陽回陰戢諸味所能也欲其陰陽相得非細辛不能也欲其汗出亦諸味所能也惟然則聯二方而重細辛非無故矣

欬逆倚息不得卧服小青龍湯後多唾口燥氣從少腹上冲咽胷面翕熱如醉狀小便難時復冒於小青龍湯去麻黃芍藥乾薑半夏細辛加茯苓治其氣冲服湯已冲氣低反更欬胷滿則去桂還用細辛乾薑

治其欬滿欬滿止則當渴反不渴且胃而嘔則還用
半夏蠲其飲此亦小青龍加減法也而其關鍵實在
細辛乾薑蓋邪之中人無所依附則其去必速焉有
縣延遷變如是哉惟飲爲邪窟宅邪爲飲兇鋒互相
勾留故其治雖至變端疊出復加杏子加大黃麻黃
桂枝可不復用乾薑細辛終不可去也夫小青龍本
以欬爲主證以渴爲欲解致渴之物方中無如乾薑
者然乾薑能燠飲不能去附飲之邪附飲之邪不去
縱使飲已消而邪固在亦終不渴此則細辛之功遠
在乾薑之右矣况纔以口燥冲氣面熱恐其陽勝氣
逆暫撤二物隨卽欬且胃滿是二物者可不急復用

耶故下文云細辛乾薑爲熱藥服之應遂渴乃渴反
止則二物之始終不可去尙何疑矣方以加減而用
益長藥以出入而指益明審夫欬與渴之離合細辛
乾薑之用遂無俟矣

風溼皴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若其
人下有陳寒者加細辛手足厥寒皴細欲絕者當歸
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加吳茱萸生薑久
寒陳寒一也上條加細辛已足下條既有細辛又加
吳茱萸生薑吳茱萸生薑豈猛於細辛哉蓋上條之
病在上在外者多其下但有些微陳寒加用細辛引
之外達其寒自隨芪朮甘草薑棗以透達若下條其

病原在內在下細辛本不可無加以素有久寒非細辛桂枝所能悉解加吳茱萸是劫散其寒加生薑是協桂枝甘棗使寒從外出也是故上條不加細辛則治法有上無下不能保風溼去而寒復猖下條若但恃細辛則治法有下無中不能保陽已布而寒仍不達可見細辛究竟是治下之劑能直上直下不能徹內徹外是下條有細辛猶上條有生薑乃病機形勢不能不然非有猛劣之殊也故凡鑿然謂某藥治某病不知揣切其病情聯絡其形勢者可語一勞永逸耶用某藥治某病其間猶有如何則可用如何則不可用審其不可用則可用者遂不悞矣如細辛本經主

欬逆上氣小青龍湯治欬逆上氣之劑也而曰服湯已渴者寒去欲解也則欬逆上氣而渴者細辛不當用矣又主百節拘攣侯氏黑散千金三黃湯治百節拘攣之劑也而此曰惡寒彼亦曰惡寒則百節拘攣而不惡寒者細辛非所宜矣又主風溼痺痛防己黃芪湯治風溼痺痛之劑也而曰下有陳寒者加之則風溼痺痛下無陳寒者細辛無能爲力矣推而廣之仲景雖無治頭痛腦動之方然曰頭痛腦動則頭痛腦不動者細辛其可用耶總之細辛惟治寒乃爲恰合惡寒者寒之方猖口渴者寒之已化腦動者寒與在上之陽戰而陽欲負下有陳寒則必惡寒可見矣

曰脅下偏痛發熱其脈弦緊此寒也當以溫藥下之
宜大黃附子湯曰寒氣厥逆赤凡主之二者一溫以
附子下以大黃一溫以烏頭利以茯苓半夏一使其
從大便解一使從小便解皆以細辛聯絡其間不然
則溫自溫下自下利自利終不能使寒氣徹底澄清
耳

於金匱求大便通利者有大黃附子湯於傷寒論求
利止者有烏梅凡可知細辛能已後陰諸疾矣至千
金治鼻塞耳聾齒痛諸方用細辛者甚多至口鼻目
病則幾乎無方不用豈本經所謂明目利九竅者誠
不必別擇盡可用之耶然卽此亦可窺其嚴於去取

之意矣觀於目病由勞者息肉生者有障翳者有赤
白膜膚者生珠管者皆不用眼暗者淚出者眚赤者
多用之則目病用細辛有去取矣鼻病生息肉者衄
血者皆不用鼻塞者鼻齏者多用之則鼻病用細辛
有去取矣口病惟口臭齒痛多用之耳病惟外治多
用之惟前陰病則絕無用者曾謂九竅不利於細辛
毫無別擇哉素問曰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
注之氣細辛雖善治著水之寒然著於小者能治之
著於川著於海則非所長矣前陰者汪洋大水之出
路故非細辛所能與也

味辛溫無毒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筋攣緩急金

瘡婦入血閉無子除腦中冷動面上游風去來目淚出

多涕唾忽忽如醉諸寒冷氣心腹堅痛中惡卒急腫痛

脅風痛温中內寒一名胡窮一名香果其葉名蘼蕪生

武功川谷斜谷西嶺三月四月採根暴乾得細辛療金瘡止痛得牡

蠣療頭風吐逆白芷為使

芎藭清明後宿根生苗分其枝橫埋之則節節生根

葉似水芹作叢而莖細七八月開碎白花如蛇牀子

花根堅瘦黃黑其形塊重實作雀腦狀者佳參圖經綱目

凡物之性燥味辛能升發陽氣者必能消耗陰氣惟

芎藭透苗出土必至清明已後則其不為温和未盛

之氣所能鼓動可知既而取枝橫埋土中能節節作

根生苗則其於盛陽之氣無壅不宣無間不達亦可
知至八月每節根下皆結芎藭九月采之過其時
卽虛劣則其遇盛陽固無不升發感陰收復能退藏
於密又可知且其遇陰而藏者卽以供遇陽而發特
收采當值退藏方固之時乃得發中有收之益此劉
潛江芎藭能達陽於陰中卽能貫陰於陽中二語所
以不可易也雖然人身不止血分爲陰凡物能於陰
中達陽者應不止能達血分之陽乃芎藭祇入血者
何義蓋凡藏氣之本降者不受下陷之累惟其氣本
升今不能升斯爲累耳藏氣本升者非肝而何肝不
他藏獨藏夫血斯與升麻等物升脾中之氣者異矣

此芎藭所以入肝藏升血分中陽氣也抑芎藭非專入血也觀本經主寒痺及筋攣緩急別錄主諸寒冷氣心腹堅痛中惡卒急腫痛皆非血分之病然陽氣不能禦寒則爲痺陽氣不能運行則爲心腹堅痛以及卒急筋攣無非涉肝之病以此類推則芎藭之主仍不約矣

玩本經別錄芎藭之治可悟氣血必相輔而行也夫氣本乎天者也血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血應不至頭氣應不至足矣乃若雲蓬蓬然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雨何不出於澤而出於山也抑若泉涓涓然引而滙之遂成江湖何不出於隰

而亦出於山也在人髮爲血餘乃居體之極上目得血而成視又居竅之最高以是知血不至之處氣亦不至氣不至則客氣乘之此中風入腦頭痛腦中冷動面上游風去來目淚出多涕唾忽忽如醉皆陽氣不至也陽氣不至何又責其血不至則以其用芎藭而知蓋肝爲陰中之陽主升發陽氣故其脈上入顙額連目係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血其體也氣其用也體以範用故血至則氣無不至氣至則頭腦面目何得爲風寒侵耶然則仲景於頭項強痛何絕不用芎藭則以本經別錄之風寒入腦但頭痛而身不痛不惡風寒是知仲景所治在營衛不專在頭是可悟

芎藭之治不能統主一身之氣血不相維獨能提發
湯氣陷於血分斯一隅之與周身所宜著眼矣

芎藭本經治婦人血閉無子然則陽陷亦能血關耶
此非陽陷乃金匱要畧所謂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
氣爲諸病經水斷絕至有歷年積血胞門者也夫陽
欲其暢陰欲其和不暢不和雖實而成虛矣積冷結
氣皆陽不入也蓋亦未嘗無陽無陽則死矣譬之火
爲溼物所遏則煖氣不出而光耀不彰撥使焰通旋
卽溼物轉燥爲火所熯矣火猶是火也人身能行血
中之陽者肝肝不行陽則經水絕用芎藭使肝氣行
積冷自消月事自下是別錄所謂溫中內寒者也

然則厥陰傷寒何以但用當歸不用芎藭蓋厥陰之
爲病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其常也咽燥唾血口
傷爛赤其變也觀此則厥陰傷寒是陽逆血分非陽
陷血分在上之陽未嘗不足故僅用當歸之橫散不
取芎藭之升發然則少陰有下利膿血證何以不用
芎藭夫病邪能入陰分以下焦根柢不足也是以止
宜溫托不宜升發如心中煩不得寐面赤戴陽皆少
陰所有是其陽本浮散更用芎藭不謂之盛盛不可
卽如太陰之腹滿時痛亦未始非邪入血分亦止用
芍藥之開可知三陰皆忌升矣芍藥當歸芎藭皆去
血中之病觀乎此又何不可知三物各有所主斷難

混同施用耶

芎藭仲景用之最少如侯氏黑散薯蕷丸黃豚湯芎歸膠艾湯當歸芍藥散當歸散溫經湯等方與諸血藥同用不足見製方之長惟白朮散有心下毒痛倍芎藭一語可畧窺一斑若夫酸棗仁湯之用芎藭則可得而論矣夫曰虛勞虛煩不得眠心病也心屬火而藏神火者畏水神則宜安用茯苓可矣更用知母之益水芎藭之煽火是何爲者殊不知心於卦象離中含一陰外包二陽陽本有餘陰本不足况勞者火炎陰竭之候故值此者宜益陰以配陽不宜泄陽以就陰然陰被陽隔於中爲益陰藥所不能及芎藭者

所以達隔陰之陽陽舒而知母遂與離中一陰浹而
安神利水繼之以奏績是二味者雖列佐使實爲此
方樞機矣說者謂知母益水以濟火芎藭平木以生
火而不知是方直截簡當無取乎隔二隔三此仲景
所以爲可貴也

古驗胎方經三月不行者用芎藭細末濃煎艾葉湯
空心調服二錢覺腹內微動爲有胎不然是經滯後
人緣是以芎藭動胎孕婦遂不敢服豈知仲景用於
胎前之微義哉夫水澄之則清淆之則濁者無源淳
蓄之水也大江黃河一瀉千里無所爲澄亦無所爲
淆卒之清濁并流淤澱俱去者氣爲之帥也人身之

血何獨不然婦人經以月一行爲常既有身而不月胎元之吸之者始寡後多不能一定淤澱之患由是生矣妊娠篇十方用芎藭者四四方之中與當歸同者三惟白朮散獨用芎且係之曰心下毒痛倍加芎藭良以心脾皆於血有關血有病則藏之者固先受殃肝受其殃次遂及心及脾故當歸散當歸芍藥散白朮散咸有取於白朮芎藭豈非以穀旺氣行血遂不壅耶血壅則胎病血行則胎安而行者尤當上通下達故白朮散不用當歸并倍芎藭則歸之橫行芎之上行其功可識橫行者無論矣上行者因行血而除心痛則向於酸棗仁湯所謂治心非治肝者不爲

臆說也

黃連味苦寒微寒無毒主熱氣目痛背傷泣出明目

御覽

引云主莖傷大觀本無

腸澼腹痛下痢婦人陰中腫痛五臟冷熱

久下洩澼膿血止消渴大驚除水利骨調胃厚腸益膽

療口瘡久服令人不忘一名玉蓮生巫陽川谷及蜀郡

太山二月八月採

黃芩龍骨理石為之使惡菊花芫花立藹白鮮畏菝冬勝烏頭解巴豆毒

黃連苗高一尺葉似甘菊一莖三葉凌冬不彫四月

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根有二種一種

粗而無毛有珠如鷹爪堅實色深黃一種無珠有毛

而中虛黃色亦淡

參蜀本圖經綱目

徐洞溪曰苦屬火性皆熱者常理也黃連至苦而反

此段偏說極精

至寒則得火之味與水之性故能除水火相亂之病
水火相亂者溼熱是也是故熱氣目痛眥傷淚出目
不明乃溼熱在上腸澼腹痛下利乃溼熱在中婦人
陰中腫痛乃溼熱在下者悉能除之矣凡藥能去溼
者必增熱能除熱者必不能去溼惟黃連能以苦燥
溼以寒除熱一舉而兩得焉

黃連根株叢延蔓引相屬有數百株共一莖者故名
連其治亦多蔓延淹久之證如浸淫瘡黃連粉主之
是矣夫名浸淫則非初起暴得之疾亦非一治可瘳
之候故傷寒論金匱要畧兩書從未有新得之病用
黃連者

黃連根黃花黃實黃皆具土色四月開花六月結實

七月根緊適逢太陰溼土陽明燥金主令時宜乎爲

入脾胃之藥矣乃仲景諸瀉心湯以之爲關鍵何歟

夫仲景溯諸瀉心證之源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

入因作結胃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結胃稱熱

入痞不稱熱入可見所入之邪非陽邪矣陰邪結於

陽位心下痞鞭非心病而何心自病不能燻土土遂

不運而乾噫食臭乾嘔心煩下利矣腹中雷鳴者心

氣被遏不能上行下走腸間也觀本經桔梗丹參之治可見夫心

之爲體於卦象離今被邪逼則外陽內伐內陰騰沸

故半夏甘草生薑三瀉心湯治陰邪之未化者也大

黃黃連附子二瀉心湯治陰邪之已化者也陰邪已化不逼心陽則在內之沸亂畧定惟在外之邪氣尙阻則取二黃之泄熱蕩去其邪邪去正自安矣惡寒汗出者在上之陰邪纔化在下之陰氣復逆故輕取二黃之氣以蕩熱除穢重任附子之威以追逐逆陰使之異趨同歸相成而不相背也其未化者陽餒腑于陽位而恣肆於陰分邪盤踞於清道而瀆泄於下焦非乾薑半夏生薑之振散陰霾不足以廓清心之外廓非人蔞黃連之養陰泄熱不足以安擾心之內訖然則直謂之補心可也而曰瀉心何哉夫稱謂當循其實補者益其虛瀉者泄其實今者明因邪氣入

伐致心藏內証若曰補則嫌於無邪矣顧可乎本經所謂腸澼腹痛下利者與此正同蓋腸澼腹痛下利多發於夏秋溼熱之交盛暑之時心氣發舒其驗在汗所謂汗爲心液也當此之時或由口食寒膩阻遏其發舒之氣或由乘風取涼使汗不得暢於是火鬱於中陰凝於外因遂生溼溼復生熱寒熱與溼輾轉膠固故後世所製香連薑連等法均仿此意爲之傷寒胷中有熱胷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主之二方皆以黃連爲君二證皆發於心可見黃連爲瀉心火之劑矣成無已曰陰不得升獨治於

下爲腹中痛。陽不得降。獨治於上。爲胃中熱。欲嘔吐。夫陰之升其體由腎。其用由肝。陽之降其源由肺。其責由心。然脾胃爲升降之樞。脾提腎肝之氣以升。胃曳心肺之氣而降。故治陰之不升。必兼治脾。治陽之不降。必兼治胃。是於黃連湯又可參黃連爲心胃之劑。嘔吐爲胃病。故後世治嘔。用黃連其效最捷。蓋上升皆火之變。見人身之火。惟欲其降。升則爲病。卽所謂諸嘔吐酸諸逆。沖上皆屬於火者也。尤在涇曰。陽經之寒變爲熱。則歸於氣。陰經之寒變爲熱。則歸於血。陽經之熱。或有歸於血者。惟陰經之熱。則必不歸於氣。故三陰有熱。結證不用調胃承氣。小承氣而獨

用大承氣諸下利證不已必便膿血是其驗也心中煩不得卧熱證也至二三日已上乃心中煩不得卧則非始卽屬熱矣始卽屬熱心中煩不得卧者爲陰虛陰虛則不得瀉火今至二三日已上始見則爲陽盛陽盛則宜瀉火然致此陽盛亦必其陰本虛故阿膠芍藥雞子黃無非救陰之品瀉火則惟恃苓連而苓止一兩連乃四兩此黃連之任獨冠一方無可議矣通二方而觀又可悟黃連一味在黃連湯爲溫劑中寒藥在黃連阿膠湯爲補劑中瀉藥矣

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

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裏擷筋骨血氣之精與衄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衄法於陽陰陽合揣而爲精明以是知目疾非一經之病黃連所主之目痛必兼眚傷泣出又須識其目痛眚傷泣出必因於熱氣所爲乃爲的對之劑此何以故如上文所云痛有因於瞳子者黑睛者白眼者則非矣眚傷有因約束裏擷者泣出有因風者寒者虛者皆不得用矣蓋惟傷在胞之內白精之外始爲赤絡之病泣出隨眇始爲溼熱相搏熱者傷心赤衄屬心千金外臺諸方用黃連爲君者其所敷陳諸病如大棗煎之目熱眚赤生赤衄侵

睛洗眼湯之目熱痛汁出乳汁煎之淚出皆赤癢黃
連煎之眼赤痛除熱莫不與本經相脗合仍不外清
心火除溼熱二者而已

古書語簡而意深讀之者慎勿草草如此條所謂婦
人陰中腫痛者是也夫陰中腫痛丈夫亦有之何獨
於婦人卽婦人陰中爲病亦不止腫痛一端金匱要
畧雖無明文千金外臺所臚列者如陰蝕陰疔陰中
爛傷陰癢痛陰中有蟲陰下脫陰挺皆不用黃連而
獨於腫痛則間用之大抵陰中之疾皆始於小便小
便不利則溼壅熱生溼與熱相傳不得泄則腫婦人
前陰又爲血潮汐之常道於是遂涉血爲痛理固然

矣黃連非能治腫痛也陰中腫痛須用之者蓋陰中
腫痛必由溼熱而燥溼之物多足以助熱清熱之物
多足以滋溼惟黃連既能燥溼又能清熱他處腫痛
有因風者有因寒者有因火者不必盡由於溼故本
經獨標出婦人也雖然丈夫陰中諸疾亦無不由溼
熱黃連之治獨標出婦人者何居蓋惟丈夫多不涉
及於血即使停溼生熱且涉及於血亦宜通利宜滋
清如導赤等方而不宜燥夫甘爲溼化苦爲燥化故
凡味之甘者雖性燥亦能壅氣爲溼味之苦者縱如
黃連之寒獨不能因燥以激發其火耶是知黃連之
治溼治熱須分別觀之溼證之急者可用緩者不可

用蓋溼緩者熱不盛熱不盛則惡黃連之氣寒也熱證之緩者可用急者不可用蓋熱證急者溼不盛溼不盛則惡黃連之性燥矣又黃連之治血熱亦宜分別觀之蓋惟氣分之熱涉及血者可用血分自生熱者不可用以血似水而性主流動黃連之寒恐其凝血而其燥又恐涸血也

或問黃連入心清熱燥溼子既言之鑿鑿矣獨不思烏梅凡乾薑黃連黃芩人蔘湯任黃連皆重而所治皆肝病乎曰篇中凡言入某臟某腑者解釋其義如此耳非鑿鑿言之也試觀本經別錄止言某藥治某病而不言入某臟某腑解之者不推明某病關係某

臟某腑何由知其病之所以然而仲景書亦止以某
病屬某經某方主治某病竝不言某方治何臟何腑
之病譬如太陽病有惡風惡寒而喘非肺病乎心憤
憤心惕惕心中悸非心病乎大義之所在講論之所
及原不可一途論也子以烏梅凡乾薑黃連黃芩人
薑湯病爲肝病獨不思厥陰之爲病氣上撞心心中
疼熱能不關於心乎是二方之君黃連別錄蓋已確
然言之矣曰黃連主五臟冷熱久下洩澀膿血是也
夫冷熱天淵何能久相守而不相入必也君主之火
令不行斯冷是冷而熱是熱冷是冷熱是熱斯一身
所有津液每日所增水穀悉不化爲精純以上騰而

紛紛墜累而下冷多者爲洩熱多者爲澀澀甚者爲
膿血冷輕者爲痰飲故烏梅凡治久利膿血乾薑黃
連黃芩人蔞湯治寒格吐下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
小陷胷湯治飲滯停中無不有藉於黃連其病之輕
重高下係於冷熱孰多孰少故或配以附子乾薑桂
枝或配以乾薑人蔞或配以秦皮黃檗或配以瓜樓
半夏不全藉黃連是可知黃連之治未必在肝烏梅
凡證乾薑黃連黃芩人蔞湯證未必不係心矣雖然
五臟冷熱久下洩澀膿血一語讀之當字字較量觀
下利圍穀者與四逆湯下利便膿血者與桃花湯皆
不用黃連又可知洩澀膿血之未久者及久而但關

乎五臟之冷不關乎五臟之冷熱相兼者均與黃連不宜矣

千金方之論消渴曰凡積久飲酒未有不咸消渴大寒凝海而酒不凍明酒性酷熱物無以加脯炙鹽鹹酒客耽嗜不離其口三觴之後制不由己飲噉無度咀嚼酢醬不擇酸鹹積年長夜酣飲不解遂使三焦猛熱五臟乾燥木石猶且焦枯在人何能不渴外臺秘要方述古今錄驗方曰消渴病有三一渴而飲水多小便數有脂似麩片甜者消渴也二喫食多不甚渴小便少似有油而數者消中也三渴飲水不能多但腿腫腳先瘦小陰痿弱數小便者腎消也消渴者

倍黃連消中者倍栝樓腎消者加芒硝由千金而言酒是溼熱相兼之物因酒致病必係溼熱爲源所以宜用黃連也由外臺而言消渴畧相似之病有此三種消中腎消與黃連不宜所以別乎可用黃連之的證也反覆乎此二書則庶幾欲用黃連止消渴者知有別擇矣

劉潛江云說者謂黃連能除溼熱卽是厚腸胃然黃芩亦除溼熱何以不然蓋黃連性燥故入心而燥卽寓味苦氣寒中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皆屬燥金同氣相求是卽厚之意也惟黃連苦寒而燥黃芩雖苦寒而不燥矣是以不得以厚腸胃屬之愚謂別錄謂

黃連調胃厚腸不得混而稱之曰厚腸胃也夫腸胃中皆有脂膜一道包裹其內所以護導滓穢使下行者若有溼熱混於其間則脂膜消鎔隨滓穢而下古人謂之腸澼後人目爲刮腸利亦曰腸垢胃體廣大容垢納汙雖有所留亦未必剝及脂膜故但和其中之所有邊際自不受傷故曰調腸勢曲折盤旋惟其曲折盤旋之處更爲溼氣留聚溼阻熱益生熱阻脂膜益消去其所阻則消燦之源絕而薄者厚矣故曰厚凡人所食之物不論青黑白赤至胃悉變而黃不得謂不象黃連之色又人之臟腑有獨治一處者有兩相連屬者從無似大腸之於小腸小腸之於胃胃

之於咽嗑三腑相通徹上徹下連屬無隔如此者不
得謂不象黃連之形是黃連之調胃厚腸原廣有意
義不必隘之以同氣相求一語也惟苦寒而燥一語
實足貫徹黃連功能如膽中清之腑爲溼熱所擾則
其中不清故曰益膽水溼流關節而生熱則骨節不
利故曰除水利骨是在用之者意會焉可已

黃連味甘微溫無毒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

灰五痔瘡瘰癧補虛小兒疳積婦人子藏風邪氣逐五藏

間惡血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止渴腹痛洩利益氣利
陰氣生白水者冷補其莖葉療渴及筋攣癰腫疽瘡

戴椹一名戴椹一名獨椹一名芟草一名蜀脂一名

百本生蜀郡山谷白水漢中二月十月採陰乾

惡龜甲

黃芪十月種子如種菜法獨莖而生枝幹去地二三尺葉扶疏似槐葉而微尖小又似蒺藜葉而稍濶大青白色開黃紫花大如桃花結小尖角長寸許根長

二三尺柔韌如絲皮褐色內層白中心黃緊實如箭

箬者良

參圖經綱目

黃芪根莖皆旁無歧互獨上獨下其根中央黃次層白外層褐顯然三層界畫分明又其味甘其氣微溫直入中土而行三焦故能內補中氣則本經所謂補虛別錄所謂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益氣也能中行營氣則本經所謂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

疾別錄所謂逐五臟間惡血也能下行衛氣則本經
 所謂五痔鼠瘦別錄所謂婦人子藏風邪氣腹痛洩
 利也癰疽篇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不通衛氣
 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肉腐為
 膿素問風論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
 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臃有瘍衛氣有
 所凝故肉有不仁營氣熱附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
 敗名曰癘風生氣通天論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
 癰腫歷歷明徵莫非營衛之病而營衛所以屬三焦
 三焦所以屬中土者靈樞營衛生會篇上焦出於胃
 上口貫膈竝咽布胷中以發呼吸而行營衛是為中

宗

氣中焦亦竝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泌糟粕蒸
津液上注於肺乃化爲血是爲營氣下焦別迴腸澹
泌別汁注於膀胱是爲衛氣三者皆本於水穀是三
焦爲營衛之本脾胃之蒸腐變化又爲三焦之本黃
芩一源三派澹三焦之根利營衛之氣故凡營衛間
阻滯無不盡通所謂源清流自潔者也

黃芪別錄云利陰氣者何謂也不識卽前之行營氣
歟抑卽逐五藏間惡血歟行營氣逐惡血固亦是利
陰氣而利陰氣決非僅行營氣逐惡血也素問生氣
通天論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
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

九竅不通極數也精藏于陰雖湛然常靜然爲命火所溫養氣逐蒸變而出是氣亟起卽陽之衛外爲固者也故曰衛出下焦而衛陽之升實本於濁陰之降黃芪送蒸腐之水穀使歸下焦卽還反生衛與竝出於上下行迅則起亟自迅起亟迅則內外安和是故陰不勝陽者非黃芪所能爲力陽不勝陰則陽不上而五藏氣爭陰不下而九竅不通蓋陰之降實本於脾胃之陽旺故總微論以黃芪一味治小便不通耳李東垣云內傷者上焦陽氣下陷爲虛熱非黃芪不可劉潛江云治虛損膀胱有熱尿血不止者於蒲黃凡中用黃芪固下焦之衛然後地黃麥冬始得合而

奏清熱之功亦藉其升陽以達表而水府之熱乃以
投清寒而除是可明於陽氣下陷之義蓋陽不得正
其治於上斯陰不能順其化於下旨哉言矣

仲景傷寒論絕不用黃芪卽如汗出陽亡似與黃芪
之強衛固表相宜亦終不及何也蓋陽加於陰謂之
汗其係衛陽盛蒸逼營陰陰氣泄爲汗者用黃芪則
既能使營陰充不受陽蒸逼又能使衛陽不蒸逼營
陰可矣若傷寒汗多陽亡則係陰氣逼陽外泄必以
附子振其陽陰霾始散汗乃得止與黃芪之止汗適
相反也然亦有兼兩義如芪附湯者則又別有故焉
夫陽被迫欲亡虛固不待言矣陰離位而迫陽亦非

循常度者也不得謂之充裕但傷寒則有外感陰邪
相雜雜病則無挾陰邪者自宜外振威武內清奸宄
故四逆湯若用黃芪謂之閉門逐賊無陰邪者乃陽
先越而陰繼之故芪附湯若用乾薑是救焚潑膏也
故其用黃芪非特藉以固外實恃以和陰使不迫於
陽仲景治傷寒不用黃芪義實在此其後人止汗諸
方如當歸六黃湯黃芪建中湯玉屏風散亦莫不做
此爲法特陰陽屈伸之理旣別佐使自不同耳

愚嘗謂溼飲水三者相似而實不同故金匱要畧分
爲三篇蓋溼者瀰漫霧露之氣也飲者貯於器中者
也水者洋溢四射者也是故水飲有質而溼無質然

有質者由生而化無質者由化而生化者化之生者發之其治固有別矣然溼病篇云風溼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水氣篇云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水與溼不侔防已黃芪湯之治不異其義何居夫風激水而齧土溼從風而頽土爲病者不同受病者無以異防已黃芪湯白朮守中黃芪行外防已除病甘草調劑其分數調劑居二守中居三除病居四行外居五所以然者土主人身之肌肉屬脾黃芪與白朮皆脾藥也用芪以自本而行標用朮因在標而防本病正在標自宜治標者三治本者二然但知守而不知戰則病何由去

此驅病之防已所以介乎其中矣要之風溼風水之
爲病動病也尢靜而芪動故芪任重尢任輕防已黃
芪之爲劑汗劑也黃芪能行而不能發故芪之任非
特重於尢且更以薑棗佐之蓋防已驅逐水溼水溼
勢必下行下行過急仍恐土齧且頽病旣在表不如
發之使近從表出爲愈也

風溼風水皴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皮水四支腫水氣在皮膚中四支聶聶動者防已茯苓
湯主之以是知黃芪非止汗者特能行營衛中氣
營衛中氣行邪氣遂無以干則汗自止耳何以言之
夫水氣在皮膚中則從汗出爲便今去薑棗與尢加

桂枝茯苓則不欲其解於汗欲其解於小便矣本不
汗出且欲水氣從小便解而仍用黃芪尙以黃芪爲
止汗耶雖然兩方雖皆用黃芪其旨終不同也防已
黃芪湯證病本向外則乘勢壯營衛之氣使水溼從
標而解是用以厚表氣故分數甲於一方防已茯苓
湯證病不向外則通其水道從本而解是用以利陰
氣故分數退居茯苓下與桂枝竝防已黃芪湯中焦
之劑防已茯苓湯下焦之劑從本從標猶只在太陽
膀胱此異而同者也或言四支屬脾肌肉亦屬脾四
支聶聶動與身重病皆本於脾治法乃從太陽何也
夫太陽秉寒水之氣水者剋土故病見於脾非脾自

病也脾自病則防已黃芪湯應朮多於芪防已茯苓湯不應去朮矣兩方視芪重而朮輕以芪行脾之標朮崇脾之本是以知風水皮水乃脾之標病非脾之本病也

黃芪非能降也亦非能升也營衛者水穀之氣三焦受氣於水穀四支稟氣於三焦營衛微則三焦無氣四屬失養由是精微不化於上陰濁獨注於下金匱云營氣不通衛不獨行營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若不發熱腰已上汗出下無汗腰臄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身疼重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歷節烏

頭湯主之黃汗桂枝加黃芪湯主之兩者病皆在下
竝治以黃芪則似黃芪能降乃其汗出竝在上體又
似黃芪能升殊不知黃芪專通營衛二氣升而降降
而復升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升卽降之源降卽升
之根凡病營衛不通上下兩截者惟此能使不滯於
一偏此卽非升非降之謂也黃芪非止汗也亦非發
汗也止汗如所謂營衛和汗自止是矣發汗如諸黃
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衄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芪
湯夫衄浮爲病在營衛卽以桂枝湯和營衛矣又加
黃芪者何蓋桂枝能逐營衛中邪不能益營衛中氣
能通營衛之流不能濬營衛之源病暫者治其流則

本經疏證 卷三
已病緩者必追其源是故發汗仍有桂枝湯在其用
黃芪非助發汗也

防已茯苓湯證曰水氣在皮膚中桂枝加黃芪湯證
曰如有物在皮中狀是皮膚中病黃芪皆治之矣陽
明病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何以不用按此當
辨其病根何在皮水黃汗病本在外脾胃中氣無所
堵塞若陽明病係胃家實是內實外虛彼用黃芪是
治內虛外實與此適相反不可用也

本經疏證第四卷

目錄

蒲黃

五味子

蛇牀子

茵陳蒿

王不留行

升麻

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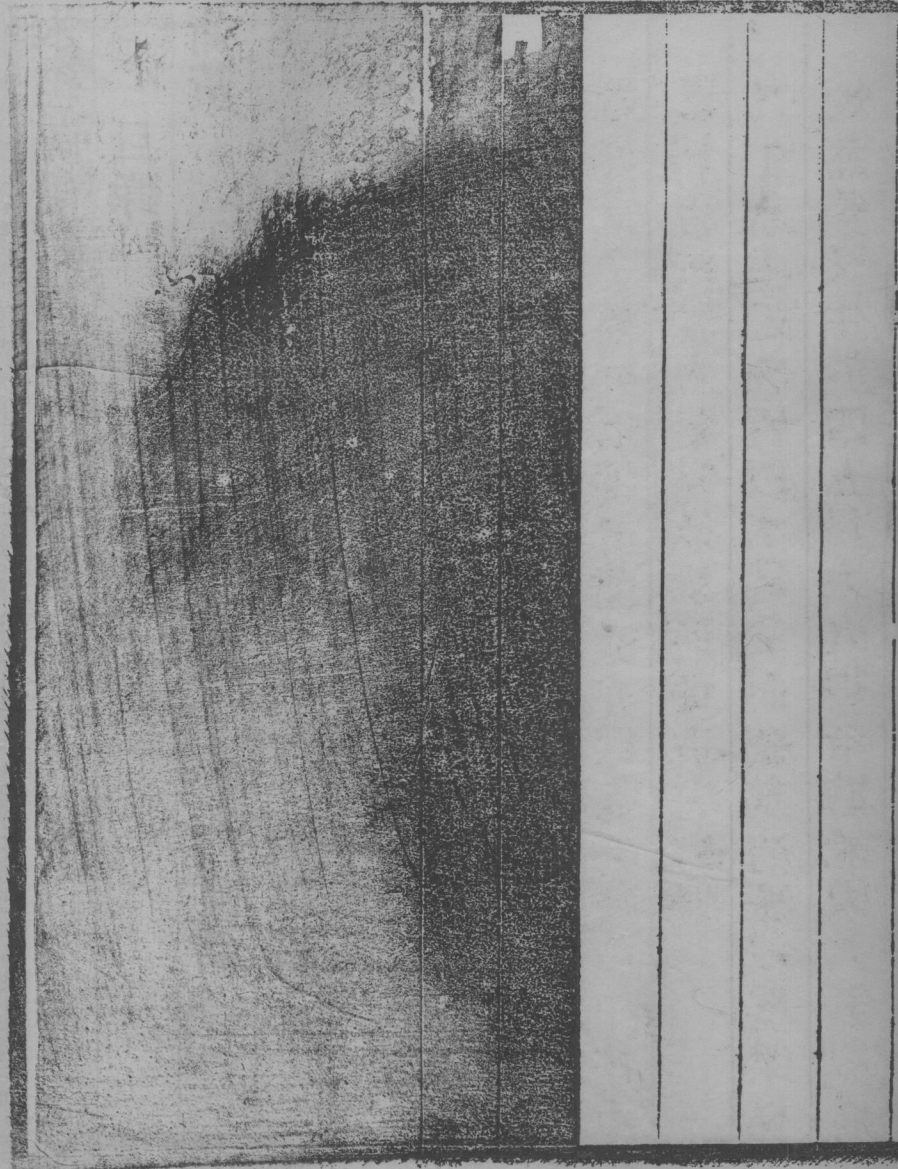
柏葉實

茯苓

酸棗

檉木

乾漆



本經疏證第四卷

武進鄒澍學

上品草六味木六味

蒲黃味甘平無毒主心腹膀胱寒熱利小便止血消瘀

血久服輕身益氣力延年神仙生河東地澤四月採

香蒲春初生淺水中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名曰蕩
葉似莞而扁有脊而柔至夏抽梗於蕩葉中花抱梗
端如武士棒杵俗謂之蒲槌亦曰蒲萼蒲黃即花中
蕊屑也細若金粉當欲開時便取之

圖經參綱目

凡生水中之物皆以水為父而聽其消漲以為榮枯
矧蒲黃又生於四五月大火得令時能吸火氣以媾

於水而成中五之色者是能合水火之精以成土者
也人身惟水火不諧方小便不利而爲心腹膀胱寒
熱蒲黃象土本可防水又生於水用之使調和水火
寒熱於以解小便遂自利柔化之功可反速於剛制
也若夫熱傍水勢而迫血妄行熱阻水行而停血成
瘀則亦行者能止瘀者能消而均可無慮其梗而難
制矣

金匱要畧用蒲灰散利小便治厥而皮水解者或以
爲香蒲或以爲蒲席燒灰香蒲但能清上熱不云能
利水敗蒲席別錄主筋溢惡瘡亦非利水之物蒲黃
本經主利小便且本事方芝隱方皆述其治舌脹神

驗予亦曾治多人黍銖無爽不正有合治水之腫於
皮乎夫皮水爲膚腠間病不應有厥厥者下焦病也
膀胱與腎爲表裏膀胱以水氣歸皮致小便不利氣
阻而成寒熱則腎亦承其弊爲之陰壅而陽不得達
遂成厥焉病本在外非可用溫又屬皮水無從發散
計惟解心腹膀胱之寒熱使小便得利又何厥逆之
有以是知其爲蒲黃無疑也曰蒲灰者蒲黃之質固
有似於灰也趙以德金匱衍義亦云

五味子味酸溫無毒主益氣欬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

足強陰益男子精養五臟除熱生陰中肌一名會及一

名玄及生齊山山谷及代郡八月採實陰乾從蓉爲之使惡葦鞋

是一種高幹的藤本
漿果植物果肉果子
可以製糖製漿果汁
可以製酒和飲料按

近代子者其種子及藤皮中含有揮發性油與奮中樞減低長期工作的疲乏用之治療小孩痢疾效果可優於嗜菌法基又以此藥能治療腸胃消化不良性加荅兒並有助於心臟活動其浸劑尚有調節血壓的功能降低或提高不正常的血壓

葉子可製成很好的茶葉葉子和藤皮浸劑能抵抗防止壞血病其效果優於西洋杉。

勝烏頭

五味子春初生苗引赤漫於高木其長六七尺葉光圓似杏葉三四月開黃白花類蓮花狀七月成實莖端作房如落葵子大如蘂子生青熟紅紫中有核似猪腎以根種者當年即旺若二月種子須次年乃旺

參唐本圖

經綱目

劉潛江云五味之皮肉初酸後甘甘少酸多其核先辛後苦辛少苦多然俱帶鹹味大約五味咸具之中酸為勝苦次之而生苗於春開花於春夏之交結實於秋是發於木盛於火告成於金也氣告成於金酸味乃勝是肺媾於肝也肺媾於肝肝因媾肺而至脾

張錫純曰凡八篇論

宜搗碎以杏仁之味乘

与皮之味相濟自來

酸飲之甚服之作脹

滿也

黃宮繡本非求真自收

腫子散大

張玉路本經逢原曰

黃昏散乃火浮於肺不

宜涼藥宜五味子飲

而降之

日醫小泉崇以即漢藥

實驗漢曰五味子之功

能行氣祛風又為健

胃劑

脾仍合肺以歸腎是具足三陰之氣收之以降陰亦
隨之矣氣依味至腎腎非納氣者歟此本經主治所
以首益氣即繼以欬逆上氣也第所云勞傷補不足
強陰益精者何蓋腎者主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
肺亦統五臟六腑之氣而主之腎氣原上際於肺肺
氣亦下歸於腎蓋以一氣自為升降者也若六淫七
情有以耗散之致肺失其降而不歸不歸則元氣遂
耗散以日虛歸腎則真氣還其本源以日益五味子
能收諸氣入腎入腎即為五臟六腑之精腎受而藏
之矣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化為氣又曰精食
氣氣生形是非氣盛則精盈之驗乎或曰五味子治

欬何以舉寒熱皆得用之曰陽中之陰氣以能降爲
主在熱者陽邪傷乎陰寒者陰邪傷乎陽原亦病乎
陰故涼其陽邪而收陰五味子之用固最宜矣散其
陽邪以暢陽能不寓收陰之義於其間耶以肺固陽
中有陰其職同天氣且司降者也王宇泰曰人知調
氣調其陽而已惡知五運所主之病機本一氣變動
而分陰陽者也臟腑之氣何獨不然故凡治肺氣之
病如嗽如喘須先識陽中陰降之本更審病機之所
生其爲外淫爲內傷或由陽而傷陰或由陰而傷陽
適其所因以爲治如陽邪傷陰此固的治矣然陽邪
方熾而遽收不畏錮其邪乎陰邪傷陽者此固不宜

矣然陰邪已除乃陽氣因解散而虛不當寓收陰於益陽中使陽有所依乎是五味子之用在識其機審其勢當其時又何寒熱之當分矣

問傷寒論中凡遇欬總加五味子乾薑豈不嫌其表裏無別耶曰經云脾氣散精上歸於肺是故欬雖肺病其源實主於脾惟脾家所散上歸之精不清則肺家通調水道之令不肅後人治欬但知潤肺消痰殊不知潤肺則肺愈不清消痰則僅能治脾於畱肺者究無益也乾薑溫脾肺是治欬之來路來路清則欬之源絕矣五味使肺氣下歸於腎是開欬之去路去路清則氣肅降矣合兩物而言則爲一開一闔當開

而闔是爲關門逐賊當闔而開則恐津液消亡故小
青龍湯小此胡湯真武湯四逆散之兼欬者皆用之
不嫌其表裏無別也

五味子所治之證傷寒僅言欬逆金匱要畧則兼言
上氣如射干麻黃湯之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小青
龍加石膏湯之肺脹欬逆上氣煩躁而喘也夫傷寒
有傷寒之關鍵無論其爲太陽少陽少陰凡欬者均
可加入五味子乾薑雜證自有雜證之體裁卽欬而
脈浮厚朴麻黃湯主之一語已通概全書大旨試觀
金匱要畧中有脈沉而用五味子者否蓋五味子原
只能收陽中之陰氣餘則皆非所宜故收陰中之陽

氣者必以附子乾薑收陰氣者必以地黃阿膠收陽中之陽氣者必以龍骨牡蠣傷寒爲陽病則傷陽中之陰氣爲最易故不必審其脈之爲浮爲沉如眞武湯病之脈必沉無疑也雜證者或起於陽或發於陰則五味子之用須審脈浮斷斷不容孟浪蓋雜證之起於陽者多灼陰起於陰者多消陽灼陰而更以五味收其陰則陰遂竭消陽之陰更以五味收之是誠認賊作子矣故射干麻黃湯厚朴麻黃湯桂苓五味甘草湯諸證皆爲上焦陽病皆有停飲則當執脈浮不渴爲據而後五味可用其義見於桂苓五味甘草加乾薑細辛湯下曰細辛乾薑爲熱藥服之當遂渴

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此則與服小青龍湯已渴者爲寒去欲解服小茈胡湯已渴者爲屬陽明同條共貫無傷寒雜證之分也已要之小青龍湯證未必不上氣厚朴麻黃湯證原不言上氣故上氣不上氣不足爲用五味扼要惟鹹浮不渴乃其眼目所在耳

或曰子言欬逆上氣而不渴爲用五味子的據頗似近理特千金方治消渴偏有用五味子者其說遂不可通矣曰千金方論消渴其源有四一曰渴利後人謂之上消二曰內消後人謂之中消三曰強中四曰消渴此二種後人謂之下消五味子之用在強中者一方曰治腎氣不足消渴小便多腰痛增損腎瀝湯

在消渴者二方曰治虛勞渴無不效骨填煎曰治虛
熱四肢羸乏渴熱不止消渴補虛茯神散渴利內消
者絕不用及亦可以知與治欬逆之在上者風馬牛
不相及矣夫欬逆在上當防其有邪有火若在下之
火正欲其引上焦陽中之陰以相濟奈何與在上者
視同一例耶

閱本經五味子主治而後知古今之治病大相懸絕
也古人治病每於實病中求虛虛病中求實實病中
求虛如傷寒論所載是也病機錯雜邪氣方盛之時
纔見一種虛象便卽人蔘白朮阿膠地黃放膽用之
虛病中求實如金匱要畧所載是也五勞虛極羸瘦

乃主以大黃廔蟲凡且美其稱曰緩中補虛今人治病則不然見實治實見虛治虛自以爲得之矣而補之瀉之卒不能稱吾意之所出此無他未能確切研究於農軒仲景耳孫真人極深研幾於農軒仲景者也今以千金方覈之與本經仲景其符合乃爾何也蓋五味子之治欬逆上氣治欬逆上氣之當益氣者也其治勞傷羸瘦治勞傷羸瘦之當補不足者也故其所列諸方如治上氣欬逆方以蘇子麻黃細辛生薑半夏諸溫散之物恐其不僅散陽中之邪驅陽中之飲并傷陽中之陰用五味子以保之矣治氣上不得臥神秘方雜五味子於橘皮生薑紫蘇中其命意

亦同安食下氣理胃脅并治客熱人瀉湯則人瀉黃
芪甘草大棗以益氣當歸芍藥以和血溫者如乾薑
桂心半夏涼者如麥蘘冬利者如茯苓下者如枳實
誠恐其補不勝洩涼不勝溫故用五味子於中使洩
不傷正溫不劫津則補自得力耳此不與葶藶大棗
瀉肺湯之上氣者異耶至補下劑中有治男子風虛
勞損兼肺氣方之用五味子溫補劑中有治內勞少
氣寒疝裏急腹中喘逆腰脊痛填骨萬金煎之用五
味子潤補藥中有通治百病虛瘠羸乏牛髓凡之用
五味子鎮攝劑中有補養肺氣白石英凡之用五味
子其他如治男子五勞七傷之人瀉湯治男子五勞

六極之內補散治虛勞百病之腎瀝散又有治男子
五勞七傷八風十二痺方補丈夫一切病不能具述
薯蕷散治五勞六極七傷虛損治諸虛勞百損無比
薯蕷丸治男子女人虛損勞絕頭目眩骨節煩疼飲
食減少羸瘦百病大薯蕷丸者指不勝屈莫不各有
五味子可見於大黃廔蟲凡之虛勞者異矣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其廣大乃爾宜本經可以兩言概之
也

強陰昔之人多作益陰解惟陳修園謂能治陰痿最
是益男子精張隱庵謂女子不足於血男子不足於
精故益男子精最非是夫不曰益陰氣而曰強陰則

爲強宗筋無疑若謂男子之精猶女子之血則未聞
女子血有特益之物或曰然則女子之精與男子何
以異古人雖未及此泰西家則言之矣其畧曰質具
之德西人稱精曰質具有二絡由周身大血絡吸取歸腎及
畢凡女人與男子無異特女子畢凡在腹內則距腎
之道近故其絡短男子畢凡垂腹下則距腎遠故其
絡長質具者非吸引血絡之時節旣成而藏之也蓋
吸取歸腎已後所行之絡皺而曲折以鍊成絡短則
益皺而曲折加甚故質具易於備辦其自畢凡以上
以及於陰則爲激發之絡攜帶質具至於陰爲傳生
之用女人之陰縮於內其形圓大中空男子之陰出

於上其道擠緊狹窄故激發之絡益有短長猛怯之殊質具之體遂有溫煖緩燥之異此其言未經先哲道無可質其是非第以本經五味子主強陰益男子精明其無與於女人而言則亦有可通者蓋五味子之鹹貫於酸苦甘辛之中則爲自上而下由肺歸腎無疑者既以其皮肉之甘酸鹹爲歛五臟之氣歸腎其核遂以苦發之以辛竄之甚有當於激發之義其僅能強陰益男子精無與於婦人以婦人無取乎苦辛激發也世所常用壓取酒醴鼓汁者曰榨潑水救火曰龍榨以長圓木桶於端鑿一孔嵌竹管承之以囊盛其糟粕置桶中施蓋於上取可入桶爲度以巨

木杠垂石壓蓋而擠之則清汁自竹管出囊僅存其
滓矣龍亦用長圓木桶鎔鐵爲腸置於其中其腸爲
鐵筒二低於桶口者三之一下承以鐵管自桶底彎
環而上垂及桶口遂彙爲一別以鐵管螺旋而鑲接
焉漸上漸窄高倍於桶而止其用之也亦以巨木杠
長三倍於桶者中懸兩杵正如鐵筒之分杵端纏以
布纜及鐵筒之口而稍殺滿水於桶旋淺旋增杠之
兩端數十人持之將杠一提則鐵筒水滿隨卽一抑
則杵入筒水由彎環激出於上隨提隨抑則水下灑
如驟雨且加甚焉其水之上發高者可及五丈巖墻
薄壁纜遇卽傾由是觀之質具之體其始固同待至

擠緊激發之處所經之途既殊則其性有不能不異者故千金雜補方皆益腎者方凡三十首用五味者十六方其男子女人竝提者無一焉則西人之言或能得其情矣

千金用五味子之最難解者無如吐血門之治噫止唾血方膀胱虛實門之治膀胱虛冷不欲飲食面黑如炭腰脅疼痛方水腫門之治虛滿通身腫利三焦通水道豬苓散然亦可紉繹而得其旨者也夫胃虛客氣上逆則爲噫噫非重病也且既止何復唾血耶可見其不當止而止矣夫非重病又止後復唾血則噫已除惟唾血現在不必以噫止冠於唾血之上矣

窺其所用方蓋方胃虛客氣上逆之時適值肺家下降之力正雄強壓客氣使不得上上下下相爭則非特傷氣兼且傷血矣治噫止唾血方卽厚朴麻黃湯去細辛以生薑易乾薑也彼治衄浮欬逆是肺脹而氣上湧今治噫止吐血是肺脹而氣下墜上湧故益細辛使之透達無餘下墜故以生薑易乾薑欲其橫散不欲其守中又噫止唾血方中有一越婢半夏湯僅少大棗甘草二味越婢半夏湯治肺脹之劑也是以知其病由肺脹而起矣黑水色也黑而至於面其勢旣不亞過顙在山况如炭又黑之至其尙能欲飲食耶雖然面黑如炭不欲飲食何以知其爲膀胱虛冷

則以腰脅疼痛故夫腰者腎之都膀胱者腎之府腎與膀胱蓋所謂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者也焉有膀胱病若此腎之都會不震驚戰惕哉然腎固屬水何以面黑如炭腰脅疼痛尙非腎病而爲膀胱病夫亦以陰主形陽主氣假使腎家水氣泛濫若是則必徧身浮腫四肢厥逆矣又何能僅僅不欲飲食腰脅疼痛今僅僅不欲飲食腰脅疼痛是以知爲膀胱虛冷水氣騰湧耳治形者應以實實則宜溫溫宜通治氣者應以虛虛則導之使歸而已磁石白石英是導肺家水氣歸白朮茯苓是導脾家水氣歸然歸而氣無所行又必變生別故故以黃芪使由下焦入衛徧

行於一身猶恐其既歸隨小便而盡洩也故以五味
子杜仲監之使當行者行當留者留是則病機治法
全以氣爲用學者可以觸無窮之悟三焦者決瀆之
官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故三焦爲病多緣
膀胱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虛滿通身腫膀胱
不利之咎也故利膀胱必利三焦赤小豆豬苓澤瀉
利三焦之藥也葶藶大戟狼毒通三焦之藥也桂心
乾薑椒目溫三焦之藥也人蔘甘草和三焦之藥也
防風女麴元蔘解利三焦之藥也然有利有通有溫
有和有解利遂使三焦之氣往而不返乎故必有以
攝之而後不當往者能返也是故五味子攝上焦之

藥也白朮攝中焦之藥也菝葜攝下焦之藥也統三者觀之以治氣法治血之用五味子恐氣耗而血益無所依也恐收氣者耗氣之用五味子欲其復出於所當行之路也欲於瀉陰中收陰之用五味子懼其傾盡底裏邪盡而元氣亦隨之盡也三方皆用五味子而五味子皆非君藥然益可見五味子監制成方之妙矣

辛卯歲農歷前五月十二日壬子禮煥有抄

蛇牀子味辛辛甘平無毒主婦人陰中腫痛男子陰痿

溼癢除痺氣利關節癩癧惡瘡温中下氣令婦人子藏

熱男子強陰久服輕身好顏色令人有子一名蛇粟

蛇米一名虺狀一名思益一名繩毒一名棗棘一名

墻藜生臨淄川谷及田野五月採實陰乾

惡牡丹巴豆黃母

蛇牀三月於下溼地生苗高二三尺葉青碎作叢似

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顆如碎米攢簇似

馬芹類四五月乃開花白色似繖子狀子兩片合成

黃褐色有細稜如黍米至輕虛

圖經參綱目

盧子繇曰蛇粟蛇米蛇牀者以蛇虺喜卧於其下且

喜食之也蛇性竄疾獨居隱僻稟風木善行數變之

體用與蛇牀功用靡不脗合設非氣性相似詎得為

其所嗜耶男子陰痿溼癢婦人陰中腫痛正厥陰隱

僻之地氣閉不通所致蛇牀宣大風力鼓舞生陽則

前陰疏洩竄疾自如并可伸癩癘之氣逆於藏與關

節之壅閉不開真堪作把握陰陽之良劑也

徐洞溪曰蛇牀生陰溼卑下之地而芬芳燥烈不受陰溼之氣故入於人身亦能於下焦溼氣所歸之處逐邪而補正也

六氣惟溼最蹇滯惟風最迅疾蛇牀子生陰溼地而得芬芳燥烈之性味是爲於溼中鍾風化能於溼中行風化則向所謂溼者已隨風氣鼓盪而化津化液矣男子之陰痿溼癢婦人之陰中腫痛何能不已耶至於肌肉中溼化而痺氣除骨節中溼化而關節利膚腠中溼化而惡瘡已皆一以貫之無事更求他義也惟治癩癧一節則似正病乎風而更助以風藥者

殊不知風因痰生人因風病若變因痰而生之風如
涇中所鍾風化能鼓盪溼氣化津化液則此痰此風
早將變爲氤氳流行之生氣尙何癩癩之足虞以是
知化病氣爲生氣原非臆說也

茵陳蒿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溼寒熱邪氣熱結黃疸

通身發黃小便不利除頭熱去伏瘕久服輕身益氣耐
老面白悅長年白兔食之仙生泰山及邱陵坡岸上五
月及立秋採陰乾

茵陳二月因舊苗而生其莖如艾葉如淡色青蒿而
背白葉歧緊細而扁整九月開細花黃色結實大如

艾子

綱目

風溼寒熱邪氣新感者也熱素有者也新感之邪爲
素有之熱結成黃疸此證已所謂因陳矣故傷寒金
匱二書幾若無疸不茵陳者然梔子檨皮湯證有外
熱而無裏熱麻黃連軛赤小豆湯證有裏熱而無外
熱小建中湯證小便自利小茈胡湯證腹痛而嘔小
半夏湯證小便色不變而噦桂枝加黃芪湯證脈浮
梔子大黃湯證心中懊懜消石礬石散證額上黑目
晡發熱則內外有熱但頭汗出齊頸而還腹滿小便
不利口渴爲茵陳蒿湯證矣第腹滿之治在大黃內
熱之治在梔子惟外復有熱但頭汗出小便不利始
爲茵陳的治其所以能治此者豈不爲新葉因陳幹

而生清芬可以解鬱熱苦寒可以洩停溼耶蓋陳幹
本能降熱利水復加以葉之如絲如縷挺然於暑溼
蒸逼之時先草木而生後草木而彫不必能發散而
清芳揚溢氣暢不斂則新感者遂不得不解自是汗
出不止於頭矣故曰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
也

王不留行味苦甘平無毒**主**金瘡止血逐痛出刺除風

痺內塞止心煩鼻衄癰疽惡瘡癭乳婦人難產久服輕

身耐老增壽生泰山山谷二月八月採

王不留行多生麥地中苗高一二尺三四月開小花
如鐸鈴狀紅白色結實如燈籠草子殼有五稜殼內

包一實大如豆實內細子大如菘子生白熟黑圓如

細珠

綱目

王不留行多生麥地且其成實適與麥熟同時故每
雜於麥中凡麥中有此則麩不能純白故須檢去之
檢之之法墊漆几令欹側傾麥其上以手撫之則紛
紛自下以其形渾圓也凡物之渾圓者皆轉旋極速
而不滯王不留行名義大率亦不外此人身周流無
滯者血也觀本經別錄取治金瘡血出鼻衄仍治婦
人難產可見其能使諸血不旁流逆出其當順流而
下者又能使之無所畱滯內而隧道外而經脈無不
如之則癰疽惡瘡癭乳皆緣血已順流自然輕則解

散重則分消矣血流於脈風阻之爲風痺內塞血不
流暢血中之氣內薄爲心煩能治之者亦總由血分
通順故竝克取效也仲景用治金瘡義蓋本此後人
仿此義用之治淋亦大有見解

升麻味甘苦平微寒無毒主解百毒殺百精老物殃鬼
辟瘟疫瘴氣邪氣蟲毒入口皆吐出中惡腹痛時氣毒
癘頭痛寒熱風腫諸毒喉痛口瘡久服不天輕身長年
一名周麻生益州山谷二月八月採根日乾

升麻春生苗高三尺以來葉似麻黃葉竝青色四五
月著花似粟穗白色六月以後結實黑色根如蒿根
多鬚外紫黑內白緊實者佳

圖經綱目

中惡腹痛毒之在下者也時氣毒癘頭痛寒熱風腫
諸毒毒之在中者也喉痛口瘡毒之在上者也升麻
所以能解如許多毒者蓋以其根內白外黑莖葉皆
青復花白實黑是爲金貫水中水從木升仍發越金
氣以歸功於暢水也水者何嚴厲之寒氣也金者何
收肅之熱氣也以嚴厲之寒包收肅之熱陽欲達而
被陰束是所以爲毒也使隨木升而暢發焉是卽所
謂解毒矣觀所臚諸證雖得之不同其源爲病不一
其狀歸結其旨均熱收於中寒束於外在外者固是
病在內者亦未始非病譬如傷寒中風雖亦係外寒
內熱然惟外寒是病內熱乃身中陽氣故時氣及頭

痛寒熱皆與傷寒中風相近而治此不治待則可以知之矣

牡桂味辛溫無毒生上氣效逆結氣喉痹吐吸心痛脅

風脅痛溫筋通脈止煩出汗利關節補中益氣久服通

神輕身不老生南海山谷

箇桂味辛溫無毒生百病養精神和顏色爲諸藥先騁

通使久服輕身不老面生光華媚好常如童子生交趾

桂林山谷巖崖間無骨正圓如竹立秋採

本經桂有兩種有牡桂有箇桂諸家論之紛如愚謂皆有所未確蓋古人采藥必以其地必按其時決不以非法之物施用乃後世專嚶嚶於此不知古人每

以形似名物按箇大竹也桂之本根去心而留皮者
象之今所謂肉桂是也牡對牝而言門之軸所藉以
闢闔者曰門牡箇桂去心而卷似牝則桂之尖但去
麤皮而不去心者象牡矣今所謂桂枝是也仲景書
用桂而不云枝者二處一桂枝加桂湯一理中凡去
朮加桂一主臍下悸一主臍下築皆在下之病東垣
曰氣之薄者桂枝也氣之厚者桂肉也氣薄則發泄
桂枝上行而發表氣厚則發熱桂肉下行而補腎此
天地親上親下之道也劉潛江曰親下者趨陰也以
消陰翳而發陽光親上者歸陽也以達陽壅而行陰
化又口氣之厚者親下卽走裏而入陰分凡在裏之

陰滯而陽不足者皆可治也氣之薄者親上卽走表而人陽分凡在表之陽壅而陰不和者皆可治也則桂枝桂肉之用豈不彰明較著哉

凡藥須究其體用桂枝色赤條理縱橫宛如經脈系絡色赤屬心縱橫通脈絡故能利關節溫經通脈此其體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味厚則泄氣厚則發熱辛以散結甘可補虛故能調和腠理下氣散逆止痛除煩此其用也蓋其用之之道有六曰和營曰通陽曰利水曰下氣曰行瘀曰補中其功之最大施之最廣無如桂枝湯則和營其首功也夫風傷於外壅遏衛氣衛中之陽與奔迸相逐不得就近屯營氣

為助是以營氣弱衛氣強當此之時又安能不調和

營氣使散陽氣之鬱遏通邪氣之相逆耶桂枝湯 桂枝麻黃

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枝加葛根湯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桂枝加附子湯

子湯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桂枝新加湯 麻胡桂枝湯 大青龍湯

枝乾薑湯桂枝人蔘湯 桂枝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子湯桂枝加芍藥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湯

加吳茱萸黃生薑湯半夏散及湯 瓜蒌桂枝湯 當歸四逆湯

麻黃加朮湯候氏黑散 風引湯 古今錄驗續命湯

龍骨牡蠣湯薯蕷丸 小青龙加石膏湯 桂枝加

桂枝去芍藥加皁莢湯厚朴七物湯 黃芪芍藥湯 桂枝湯 竹葉湯 小芫胡去人蔘加桂湯 心為眾陽之

主體陰用陽其陽之依陰如魚之附水寒則深藏隱

伏暖則踔躍飛騰古人謂有介類伍之乃不飛越故

凡有風寒汗之下之火之或不得法則為悸為煩為

义手冒心為起卧不安於是以桂枝引其歸路而率

龍骨牡蠣介屬潛之也桂枝甘草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

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炙甘草湯 防己地黄湯 桂枝芍藥知母湯 四逆

散水者火之對水不行由於火不化是故飲入於胃

由脾肺升而降於三焦膀胱不升者心之火用不宣

也不降者三焦膀胱之火用不宣也桂枝能於陰中

宣陽故水道不利為變非一或當滲利或當泄利或

當燥溼或當決塞惟決塞者不用桂枝餘則多藉其

宣化有汗出則病愈者有小便利則病愈者皆桂枝

導引之功也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五苓散 茯苓甘草湯

本經疏證 卷四 桂枝

木防己湯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

防己

茯苓湯

茵陳五苓散

茯苓澤瀉湯

桂枝湯去

桂加茯苓白朮湯

理中凡

若夫赤能入血辛能散結氣

分之結散則當降者自降

桃核承氣湯

烏梅圓

湯

烏頭桂枝湯

桂苓五味甘草湯

蜘蛛散

竹皮大凡

枳實薤白桂枝湯

四逆散

防己黃

芩湯

桂苓五味甘草湯

血分之結散則當行者自行

皆自然而然非可勉強者

驚甲煎凡

桂枝苓凡至

補中一節尤屬義精妙而功廣博蓋凡中氣之虛有

自餒而成者有為他藏剋制而成者自餒者蕩朮芩

草所主非桂枝可施惟土為木困因氣弱而血滯因

血滯而氣愈弱者必通血而氣始調氣既調而漸能

旺

小建中湯

黃連湯

黃芪建中湯

桂甘此其

薑棗麻辛附子湯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

所由又非直一補氣可概也

愚謂窺古人用藥之意於加減間尤爲親切今計兩書中除桂枝加桂湯理中凡已具論外其餘小柴胡以不渴外有微熱加四逆散以悸加防已黃芪湯以上氣加其和營通陽下氣之功已顯然無可疑矣若夫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服桂苓五味甘草湯後沖氣低反更欬曾滿者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細辛乾薑以治其欬滿二條前一條表證明明未罷而去之後一條沖氣僅低亦去之頗爲費解殊不知甘能增滿則兩條皆有曾滿

也且病之互相牽屬者必并力解其一面則所留一
面自無所依不能爲大患如前條之表邪也水飲也
是水飲爲表邪之根故去其飲邪遂無所容後條之
上氣也支飲也是上氣由支飲而發故但溫宣其飲
上氣可不論矣可見治病用藥貴乎審其前後緩急
經服何劑不得執一藥之氣味功能而遂用之若二
病者非忌桂枝實用桂枝後權其不得更用故不用
也

或問桂枝與白虎寒熱天淵安可兼用且論中諄諄
以表不解禁用白虎既可兼用則何不加此而必待
表解耶曰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條上文言衄浮發熱

無汗乃麻黃證非特不得用白虎且不得用桂枝矣
白虎證者脈大也汗出也煩渴欲飲水也三者不兼
卽非是今云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時嘔皆非白虎
證亦未必可用桂枝特旣與白虎則三者必具再加
骨節疼煩之表則無寒不得用柴胡有汗不得用麻
黃熱證多又不得用附子不用桂枝和營通絡而誰
用哉且古人於病有分部非如後世多以陰陽五行
生剋爲言傷寒有傷寒用藥之例溫瘧有溫瘧用藥
之例蓋傷寒自表入裏故有一毫未入則有一毫未
化之寒卽不可與全入者竝論溫瘧自內出外裏旣
全熱但有骨節疼煩一種表證卽不得全認爲熱而

單用白虎則兼用桂枝使之盡化又何不可耶是白
虎加桂枝湯之用桂枝不過和營竝無甚深妙義也
水氣不化之因甚多利水之物亦甚多當審其何因
觀其所用何藥而後藥之功能可見也統觀兩書中
凡豬苓湯茵陳蒿湯梔子檉皮湯真武湯澤瀉湯已
椒蘇黃凡小半夏加茯苓湯十棗湯栝樓蘼麥凡蒲
灰散滑石白魚散茯苓鹽湯葵子茯苓湯大黃甘
遂湯等方莫不利水皆不用桂枝則或由熱阻或由
血阻故也桂枝之利水乃水爲寒結而不化故用以
化之使率利水之劑以下降耳是故水氣不行用桂
枝者多兼表證

如五苓散茯苓
甘草湯等是也

及悸

桂枝加桂湯茯苓
苓桂枝甘草大

棗湯等
是也
上氣
苓桂朮甘湯木振
防已湯等是也
茯苓湯等是也
等

候不如是概不足與也。以是知用桂枝者仍用其和營通陽下氣非用其利水也。

攻瘀之方不皆用桂枝。淺言之則云瘀因寒阻則用因熱阻則不用。殊不知有不然者。觀傷寒攻瘀僅三方除抵當湯抵當凡品味相同外其一則桃仁承氣湯也。桃仁承氣湯證諄諄以表證未罷為不可用。抵當湯反有表證仍在之文。則可知因寒而用為不然矣。夫抵當湯凡似峻而實不峻。桃仁承氣似不峻而實峻。何者水蛭蝨蟲究為血肉之品。較之芒消桂枝反有去邪不傷正之能。故金匱要畧諸方凡瘀血之

涉於虛者皆不用桂枝如大黃虜蟲凡下瘀血湯可
驗也其桂枝茯苓丸之有癥溫經湯之因瘀生熱皆
非虛證蓋惟有餘故能成形且生火也桃仁承氣證
云血自下下者愈桂枝茯苓丸證云妊娠血不止者
癥不去也土瓜根散證云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以
此知非特血盛乃能結惟其血盛乃能既結而仍行
此桂枝專破血雖行而結自若者也

或問酒客不喜甘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則嘔
吐者不可用桂枝湯矣又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
吐膿血也又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乃五苓散證烏梅
丸證桂枝芍藥知母湯證茯苓澤瀉湯證皆有嘔吐

皆用桂枝何故夫用藥當審病之大端大端當用則不得顧小小禁忌猶之大端不當用不得以小小利益遂用之也大端不當用如前之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證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湯證不以桂枝和營下氣之能牽掣宜飲專壹之力是也大端當用如桂枝湯證桂枝芍藥知母湯證不當因其鼻鳴乾嘔溫溫欲吐而忘其和營通經之大力是也若夫位居佐使則自有主持是方者爲之棄其瑕而用其長此烏梅丸所以用桂枝也五苓散證茯苓澤瀉湯證亦然二方淡滲多而甘緩少又豈能使吐膿血哉且金匱要畧嘔吐篇已發凡起例於前矣曰先

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嘔家
本渴若有支飲則得溫藥反不渴於此見藥隨時用
雖不可犯其所忌亦不可守禁忌而失事機又不可
不明君臣佐使間有去短從長之妙矣

柏實味甘平無毒主驚悸安五臟益氣除風溼痺療恍惚

惚虛損吸吸歷節腰中重痛益血止汗久服令人潤澤
美色耳目聰明不飢不老輕身延年生泰山山谷柏葉

尤良柏葉味苦微溫無毒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
輕身益氣令人耐寒暑去溼痺止飢四時各依方面採

陰乾

牡蠣桂瓜子爲之使畏
菊花羊躑諸石及麩麩

柏爲百木之長其樹聳直其皮薄其肌臙三月開花

其花細瑣八月結子其貫成球狀如小鈴霜後四裂
中有數子大如麥粒芬香可愛其葉扁圓尖銳不一

然皆西指

參圖經
綱目

劉潛江云凡木皆向陽柏獨西指是木氣與金氣媾
夫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木稟春生金稟秋成人之肝
肺應之肝合乎肺而化則陰生而血之化源裕於是
陰降陽隨所謂金之降不窮則木之升亦不窮也肺
合乎肝而化則陽生而氣之化源裕於是陽升陰隨
所謂木之升不窮則金之降亦不窮也其升降有窮
皆由於不相合以爲化耳柏之爲物陽合陰而化陰
由化而生於是陰自降陽自隨其功不同於苦寒之

直折故於逆順之血類能治之然其實與葉主治又有不同何也夫葉之四時不易者木已化於金爲收降之氣故味苦而性燥至實之花於春成於秋雖稟金氣亦厚然木之生氣係焉蓋僅合於金而未化於金爲沖和之氣故味甘而性潤苦燥者象火甘潤者象水甘潤卽孕於苦燥之中所謂血源於水而成於火血源於水而成於火正藉金以爲用也惟木能和於金而後金能和於火俾真水之液因鼓煽以化血焉於是盡舉益心血諸藥遂無逾此者是卽別錄所謂益血而本經定驚悸安五藏諸功胥於是在矣抑卽繼之以益氣者何蓋心離也中之血旣益則外之

氣自充心氣充肺乃得貫心脈而行呼吸此所謂益氣也肝和於肺而心血生肝卽合於肺之陰輸血以歸血海肺和於心而心氣暢肺卽合於心之陽以歸命門是柏實於後天氣血之化源若有盡得其機緘者是卽別錄所謂療恍惚虛損吸吸腰中重痛者也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觀於磁之引鍼柏之西指其氣固然有非人力所能强者揣其故則曰磁爲鐵母則柏之西指獨不似子之向母乎西爲金方人之身屬金者肺肺則主朝百脈行治節者也凡血得歸經自不溢爲吐衄與利柏葉之治吐血衄血利血蓋欲血受肺之節制分布諸經俾不溢耳故金匱於柏葉

湯著吐血不止句以見血之不歸經也雖然煩喘氣
火之向心肺也乃竹皮大凡主婦人乳中虛煩亂嘔
逆者以此而加柏實柏實非結於柏葉間者耶何以
柏葉能令血西指柏實又能禁氣西指也曰是誠有
故焉夫實之於葉猶葉之於西氣之與血猶葉之與
實也請試以人喻人之向母本無時或已迨有子其
心遂有所分注柏之實始而色青久而色金黃則仍
木與金相媾而生者也氣之與血亦互相化彼此相
生婦人乳後中虛煩亂嘔逆則血虛而氣亂四射矣
射於心則煩射於肺則喘治之以柏實者挽其西指
之氣使其灑澗而化血耳然則柏葉何以定爲入血

耶夫縱橫燦列而不比連經緯有緒而不紊亂任值
何所而終向肺則非經絡而何經絡中之所有又非
血而何是柏葉之治血脈會其意兼取其形矣惟其
實三月已開花延至八月乃結則又有可深思者蓋
凡花者木之精神昌沛發榮於外者也實者氣之凝
結韞藏於內者也八月爲金氣昌沛之時木氣已榮
者感之乃得媾而成實故其爲用咸在金木不媾之
候其性又潤金木媾而生潤則亦惟血耳血之元旣
調氣自流轉受益五藏各得安和病發驚駭者其本
在肝以血不歸肝也風與溼著人皮肉筋骨必其間
血脈氣機不咸血脈氣機咸則凡著於陰者必出陽

著於陽者必出表更以他風溼藥治之有何不解散者哉

茯苓味甘平無毒主胃脅逆氣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

痛寒熱煩滿欬逆口焦舌乾利小便止消渴好睡大腹

淋瀝膈中痰水水腫淋結開胃府調藏氣伐腎邪長陰

益氣力保神守中久服安魂養神不飢延年一名茯菟

其有抱根者名茯神茯神平主辟不祥療風眩風虛五

勞口乾止驚悸多恚怒善忘開心益智安魂魄養精神

生泰山山谷大松下二月八月採陰乾

馬藟爲之使得甘草防風芍藥

紫石英麥蘘冬共療五藏惡白
蘇畏牡蒙地榆雄黃秦芫龜甲

茯苓出松樹根下在土底作塊大者至數斤似人形

及龜鳥者佳皮黑肉有赤白等色無苗葉花實或云
是多年松脂流入土中變成或云假松氣於本根上
生今人采法山中古松久爲人斬伐其枯折槎枿不
生枝葉者爲茯苓撥見之卽於四面丈餘地內以鐵
頭錐刺地如有茯苓則錐固不可拔於是掘土取之
其撥大者茯苓亦大皆自作塊不附著根上其抱根
而生者爲茯神然則假氣而生者其說勝矣

經圖

劉潛江云茯苓本古松靈氣淪結成形盧子繇謂其
精英不發於枝葉返旋生氣吸伏於踵一若真人之
息則但視爲利溼殆有未然蓋松之凌冬不彫非以
其稟眞陽之性耶乃其氣入土久而結茯苓是其質

成於陰氣稟於陽也陶隱居曰性無朽蛀埋地中三十年猶色理無異不可見其堅貞哉第淡滲之物俱先上行而後下降其說猶非始於李瀕湖也前乎此者有謂味淡爲天之陽陽當上行氣薄爲陽中之陰陰主下降後乎此者有謂參天之陽迴返而團結於陰其義爲陽有餘而下趨於陰故其氣專專則從清陽以化濁陰又爲陽有餘而下合於陰故其氣和和則引至陰以歸至陽其說皆精確不磨可證瀕湖不妄矣且甘先入脾淡主養胃是其功在中土而升清陽就其升陽卽以爲洩濁之用故在上焦而同益氣同驅痰在下焦而同導水同健脾莫不以是爲升卽

升致降固未可徒以下滲概之此本經主胃脅逆氣
心下結痛寒熱煩滿欬逆之義也至其主憂恚驚邪
恐悸非治心乎主口乾舌焦利小便非治腎乎則但
謂其升清降濁似尙未盡悉其物之理與其治之能
者夫清濁本之陰陽陰陽兆於水火水火屬之心腎
心內陰外陽而位於上腎內陽外陰而位於下茯苓
之用能於陰中吸陽以歸陰又能於陽中引陰以歸
陽是故在上者陰宅陽中則火有所主而下交於水
水中之火自從地氣而蟄藏在下者陽宅陰中則水
有所主而上交於火火外之水自從天氣而發育是
所謂神足則氣充氣充而精盈精盈而氣固憂恚驚

邪恐悸口乾舌焦又何自爲患哉故其升清降濁特從陽吸陰由陰歸陽之餘事耳至若茯神入土較淺故止能入心以得陽厚得陽中之陰不厚也

大凡物之生必陰陽相抱若茯苓則水土之陰交於正陽而生者也其攝於陽則有氣無質其鍾於陰則有質無氣故能於無形中煉有形有形中吸無形無形中煉有形則上焦之以氣化陰也有形中吸無形則下焦之從陰引陽也上焦之氣能化陰則所謂滓穢去而清光來結者自開逆者自降矣下焦之陰能引陽則所謂宇泰定而天光發焦者自蘇乾者自澤矣靈樞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

毛若霧露之漑是為氣於此見若焰若煙若霜霰若

霖雨皆非氣之正故夫氣以潤而行水以氣而運水

停即氣阻氣阻則水淤茯苓者純以氣為用故其治

咸以水為事觀於仲景書其顯然可識者如隨氣之

阻而宣水茯苓甘草湯隨水之淤而化氣五苓散氣以水而

逆則冠以導水而下氣隨之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水以氣而湧則首以下氣而導水為佐桂枝五苓散

湯水與氣竝壅於上則從旁洩而慮傷無過茯苓杏仁甘草湯

湯茯苓戎鹽湯氣與水偕溢於外則從內挽而防脫

其陽防已茯苓湯氣外耗則水內迫故為君於啓陽之劑

茯苓四逆湯氣下阻則水中停故見功於妊娠之疴桂枝茯苓湯

凡葵子
茯苓散

凡此皆起陰以從陽布陽以化陰使清者條
鬯濁者自然退聽或從下行或從外達是用茯苓之
旨在補不在洩茯苓之用在洩不在補矣

四逆散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理中凡證悸者加茯
苓夫水不下行則必上壅原屬一貫茯苓色白象肺
緣水土之陰吸陽氣而成故其治爲自上及下直瀆
其源非開導而使之洩也然則小莖胡湯證心下悸
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小青龍湯證小便不利
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其去黃芩何耶其去麻黃
又何耶黃芩本治因熱生溼麻黃亦治因水阻氣溼
氣也水質也以溼而能使心下悸小便不利則有形

矣又豈得以黃芩治之易以茯苓直下其已化之水
非追討其未化已前溼熱也麻黃治水就其在上橫
開毛竅以驅之今水滿於少腹自當就其在下引停
留水氣并從小便而出是皆因勢而導之耳雖然諸
證自有本源水氣特其條目耳惟真武湯證則以水
氣爲正病乃曰小便利者去茯苓豈小便利尙有水
氣爲病者哉蓋真武證正病固係水氣但水氣之所
被不止在直道中觀其內自腹外及四支上爲嘔欬
則小便不利者亦其未病耳是證主腦在坎中之陽
不能鎮攝水氣非水道不利致病也若仍用茯苓則
於橫溢上逆者無干反足以耗直道之津液故去之

凡葵子
茯苓散

凡此皆起陰以從陽布陽以化陰使清者條
鬯濁者自然退聽或從下行或從外達是用茯苓之
旨在補不在洩茯苓之用在洩不在補矣

四逆散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理中凡證悸者加茯
苓夫水不下行則必上壅原屬一貫茯苓色白象肺
緣水土之陰吸陽氣而成故其治爲自上及下直瀆
其源非開導而使之洩也然則小莖胡湯證心下悸
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小青龍湯證小便不利
少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其去黃芩何耶其去麻黃
又何耶黃芩本治因熱生溼麻黃亦治因水阻氣溼
氣也水質也以溼而能使心下悸小便不利則有形

矣又豈得以黃芩治之易以茯苓直下其已化之水
非追討其未化已前溼熱也麻黃治水就其在上橫
開毛竅以驅之今水滿於少腹自當就其在下引停
留水氣并從小便而出是皆因勢而導之耳雖然諸
證自有本源源水氣特其條目耳惟真武湯證則以水
氣爲正病乃曰小便利者去茯苓豈小便利尙有水
氣爲病者哉蓋真武證正病固係水氣但水氣之所
被不止在直道中觀其內自腹外及四支上爲嘔欬
則小便不利者亦其未病耳是證主腦在坎中之陽
不能鎮攝水氣非水道不利致病也若仍用茯苓則
於橫溢上逆者無干反足以耗直道之津液故去之

耳以是推之茯苓之化氣導水止能在直道中矣然則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及膈間支飲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脈沉緊服木防已湯愈卽復發者病似不僅在中道非茯苓主治也胡爲一主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一主以木防已去石膏加茯苓芒消湯耶此病固不僅在中道病之根卻據於中道致使應證之方宜效而不效故卽就其原治之方增入披根之物根莖旣動枝葉自摧也

用茯苓方桂苓五味去桂加薑辛半夏湯腎氣凡栝樓藷麥凡皆治渴小半夏加茯苓湯豬苓散茯苓澤

蔞湯五苓散豬苓湯皆治渴而兼嘔正合本經所謂
口焦舌乾利小便矣乃茯苓甘草湯乾甘草苓朮湯則
指明不渴乃用何哉夫水與飲本係兩端其大本大
源處仲景未嘗不分之極嚴如痰飲水氣之不同篇
是也至支流之所及則仲景每混稱之如痰飲篇之
水在心水在肺是也蓋能排藏府廓肌膚之謂水懸
於一處客於一隅之謂飲水是已化之飲飲是未化
之水茯苓能化故能治飲非以治水而飲之所在或
留於中或據於旁留於中者能渴能嘔據於旁者不
能渴不能嘔茯苓之行直道則治留於中者故兼嘔
兼渴者皆隸焉他若雖在直道而不在中如厥而心

本經疏證 卷四
下悸則病在上不在中矣腰已下冷痛腰重如帶五
千錢則病在下不在中矣所以然者水在上原足以
潤喉舌水在下原無妨於中焦輸化惟其有時在中
礙脾之輸斯得竭肺之化不能輸不得化於何而不
渴渴則引水自救水溢而化機仍窒於何能不嘔嘔
與渴本是證所波及非茯苓所的主也若夫本經所
謂口焦舌乾則當於諸補益方參之如腎氣凡治男
子消渴小便反多是用桂附蒸動下焦直行不化之
水使茯苓守於中以化之也如酸棗仁湯治虛煩不
得眠是用知母益下焦之水酸棗仁啓而上之亦使
茯苓守於中以化之也試觀茯苓四逆湯附子湯未

嘗有水亦竝無渴其用茯苓又可以爲疑乎夫二湯所主之候皆係陰壅陽微故振其陽可愈然徒振其陽恐致求直反曲陽雖轉而陰液消亡故用茯苓以轉陽樞而化陰又恐茯苓不足獨當其任故益以人瀉於陰中化津者爲之殿於此見茯苓不特能使陰隨陽化并能使陽藥不至耗陰陰藥不至抑陽其斡旋之妙有非他物所能竝者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薑能止嘔吐夏能開痞滿而欲其行水則恐非所擅也能行水而止眩悸者其惟茯苓乎况苓桂朮甘湯葵子茯苓散皆以茯苓治眩茯苓桂枝甘草大

棗湯茯苓甘草湯理中丸皆以茯苓治悸卽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攣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方中茯苓之任亦甚重宜茯苓爲眩悸之主劑矣乃桂枝甘草湯小建中湯炙甘草湯四逆散之治悸皆賴桂枝半夏麻黃凡之治悸又賴半夏何哉夫悸之用桂枝與用茯苓有心中心下之分其說見於飴糖其用半夏與用茯苓又有膈間臍下之異其說見於半夏惟其治眩則澤蔞湯之因心下支飲而冒眩葵子茯苓散之妊娠水氣身重小便不利灑淅惡寒起卽頭眩兩者均係水氣一仗澤蔞一仗茯苓其義自應有別然身重小便不利

自當屬之下心下有支飲自當屬之上則茯苓澤蔞
之治眩又顯有上下之別矣於此見悸與眩之病根
在心已下者皆爲茯苓所宜又可證茯苓之性爲由
脾及肺而本經於憂恚驚邪恐悸之下著心下結痛
一語非無故矣

賁豚衝氣盡水氣之所爲耶則不可爲不用茯苓者
解矣賁豚衝氣非水氣之所爲耶則不可爲用茯苓
者解矣或曰賁豚衝氣卽別錄所謂腎邪者也腎邪
之動有挾水者有不挾水者挾水者用茯苓不挾水
者不用茯苓此言是也而嫌未推其所以然之故發
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賁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

湯主之此用茯苓者也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賁豚與桂枝加桂湯此不用茯苓者也發汗後動水燒鍼後不動水其所以然安在夫發汗動水難經四十九難所謂腎主五液入心爲汗者也燒鍼不動水金匱要畧所謂從驚恐得之者也病皆涉心故茯苓可不用桂枝可不用靈樞五色篇曰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是已若夫衝氣則所謂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胃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少腹上衝胃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

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亦俱用茯苓桂枝第在吐後下後則因中虛致水氣上逆故需朮之堵禦在汗後則水氣先動衝氣隨之故需五味之降攝然病終由腎則緣證加減祇可去桂枝不可去茯苓而兩證之標其所用茯苓者仍不離乎悸眩是悸眩究係用茯苓之眉目矣

非水飲用茯苓其責亦非輕者尤不可不察也夫茯苓

苓之用在氣水轉化之交故補劑中用之使脾交於

肺薯蕷風劑中用之使陰從陽化侯氏黑散上焦用之則

化陽歸陰酸棗仁湯下焦用之則從陰引陽腎氣凡譬諸郵

傳之遞接過往之解舍非是不足以濟道路之窮聯
遠近之跡也其顯然可異者尙有在上主氣在下主
血之能曰芻痹芻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
之曰婦人咽中如有炙轆半夏厚朴湯主之兩者脾
氣俱已上行而肺爲之阻一則礙其直道故升降不
靈一則礙其橫絡故呼吸不利病異方異用意竝異
茯苓之轉升爲降則同曰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
三月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桂枝茯苓丸主之
曰婦人懷妊腹中疼痛當歸芍藥散主之兩者心肺
俱已下行而肝爲之阻一則滯氣凝血隔胎元之吸
引故當停反漏一則流痰宿飲混養胎之陰血故雖

動不漏然茯苓之闢阻爲通則又無不同其在上之
功則所謂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在下之功則所謂水
精四布五經竝行絕非治水其功實附於治水蓋人
身之經衢惟氣血爲之運行血自有營氣之流轉氣
則賴津液以行故也

酸棗味酸平無毒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溼

瘧煩心不得眠臍上下痛血轉久洩虛汗煩渴補中益
肝氣堅筋骨助陰氣令人肥建久服安五臟輕身延年

生河東川澤八月採實陰乾四十日成

惡防已

酸棗卽棘也生坡坂城壘則小生平地則易大小者
名棘多刺大則刺少其木高及三尺便開花結子大

者至數丈徑圍一二尺木心赤色理極堅細皮亦細
鞭文似蛇鱗莖葉俱青花似棗八月結實圓小而味

酸核微圓仁稍長而扁

參圖經拾遺

古來於大棗酸棗棘刺棗仁紛紛聚訟或以爲酸棗
卽大棗之酸者或以爲酸棗亦大木或以爲噉酸棗
能醒睡或以爲服棗仁治不眠殊不知皆是也而皆
非也夫喬生曰棗叢生曰棘是一類二種設使棗叢
生亦不得不爲棘棘卽養而大之終不得爲棗如橘
年久則葉生刻而變爲枳不聞枳得培植亦可變爲
橘物類之性固如是耳試以本經大棗主治與酸棗
主治較之惟其喬生則氣力厚惟其叢生遂氣力薄

厚則甘薄則酸陰陽應象大論云辛甘爲陽酸苦爲陰又曰味薄則洩厚則通氣薄則發洩厚則發熱故大棗主心腹邪氣是振其中而使之外達酸棗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是疏其中而導之外洩大棗主四支重是助其經氣使其轉接之間阻礙不生酸棗主四支痠疼溼痺是鼓其經氣使其轉接之間留著解散惟其力厚則旣助十二經之行仍能使全氣內轉故復補少氣少津液身中不足力薄則鼓蕩經氣使外達遂不能復歸致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此陶隱居謂嗽之能醒睡不爲無故矣由此觀之本經酸棗主治是酸棗之功能非酸棗仁之功能酸棗自醒

睡酸棗仁自治不眠故本經於酸棗氣味上並不著仁字而隱居亦不言噉其仁可見別錄主治乃酸棗仁之主治卽其味甘而不酸可證也杏爲心果其仁入肺而宣氣桃爲肺果其仁入肝而宣血則棗爲脾果其仁入腎而宣水決矣雖然棗仁用酸棗之仁不用大棗之仁何也蓋大棗補而仁則洩酸棗洩而仁則補別錄云陳棗核中仁味苦燔之主腹痛邪氣酸棗仁則甘以是酸棗仁之用廣於大棗仁矣煩心不得睡水不上濟於心也臍上下痛水不宣而停於所治也血轉久洩者肝無所藉而不藏虛汗煩渴者心無所資而不潤水氣能涵木木得涵而筋骨遂堅筋

骨堅而陰氣有所守陰氣有所守則陽亦充於外而
肌肉豐氣力優矣

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主之虛煩不得眠酸棗
仁湯主之同是心煩同是不寐兩方無一味之同豈
不得卧不得眠有異耶抑心中煩與虛煩固不同耶

夫寐謚也靜謚無聲也釋名眠猶瞑也後漢書馮衍傳

泯也泯泯無知也釋名卧猶息也後漢書陳僵也廣雅

是寐者能卧而未必安靜眠者且能熟寐而無知不

得卧則或起或寢并不能安於牀席矣於此見虛煩

不得眠雖亦靜謚但時多擾亂也心中煩不得卧則

常多擾亂且不得靜謚矣夫寐係心與腎相交能靜

謐而時多擾亂乃腎之陰不繼不能常濟於心常多
擾亂而不得靜謐乃邪火燔盛縱有腎陰相濟不給
其爍况一爲傷寒本係急疾之病且少陰病僅在二
三日已上其急疾抑又可想一爲虛勞則本緩痾虛
證故其治法瀉火滋陰相去霄壤一以阿膠雞子黃
安心定血而外并主以苦燥之苓連開陰之芍藥一
以酸棗仁茯苓啓水上滋而外更益以甘潤之知母
開陽之芍藥豈可同日語哉故後世用酸棗仁諸方
始終只治不睡竝無他歧相攪乃立異者或以爲生
用能醒睡是牽合陶隱居之說以簡要濟衆一方爲
據不知其方用酸棗仁止一兩用蠟茶至二兩且以

生薑汁塗炙是以茶醒睡用酸棗仁爲反佐若據此爲醒睡之典則麻黃湯中有治中風自汗之桂枝亦可謂爲止汗耶或以爲酸棗仁治不寐乃治邪結氣聚之不寐是牽台本經之文且謂未有散邪結氣聚之物能使衛氣入藏而就安寢者不思仲景用酸棗仁湯明明著虛勞虛煩不得眠之語虛煩不得眠猶可目爲邪結氣聚耶虛勞亦豈邪結氣聚可成者耶縱邪結氣聚亦可成虛勞則此不得眠且將與梔子豉湯證相比矣若謂衛氣不得歸臟又與半夏秫米湯相比矣仲景又何別用酸棗仁湯爲哉

藥味苦寒無毒主五臟腸胃中結熱黃疸腸痔止洩

痢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療驚氣在皮間肌膚熱赤
起目熱赤痛口瘡久服通神一名檀桓生漢中山谷及

永昌

惡乾
漆

檉樹高數丈葉似吳茱萸亦如紫椿經冬不彫皮外
白裏深黃色緊而厚至二三分其根結塊如松下茯苓

苓

蜀本
圖經

凡草木之根成球結塊者其氣必向下縱若寒而不
洩凡物之苦寒不洩者其性必燥能搜剔隱伏之熱
槩木根結如茯苓皮色鮮黃味苦氣寒性燥故其爲
治能使在內之伏熱解而肌肉九竅之病盡除第本
經主治所謂五臟腸胃中結熱者當作五臟之熱結

於腸胃中解若謂五臟腸胃中結熱偏能治之則藥
之功似宜更廣所治之證必不若是之狹矣惟其所
主腸痔洩利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均係九竅斯
不可謂九竅不和乃腸胃之所生病耶劉潛江云腎
之陰氣不足則熱自結於胃胃壅結熱則溼土之陰
氣無從施化而還病於溼此由腎及胃之徵率是推
之則腸胃因五臟熱結而病於溼熱者不少矣詎獨
在腎况腸痔洩利女子漏下赤白陰傷蝕瘡何一非
挾溼爲病不僅是熱耶特本經所主皆下竅之病且
俱屬溼別錄所主則上竅之病俱不屬溼何哉夫溼
本下溼火則上出溼病於下與火相合但火能升津

不能升故病於九竅之下者多涉溼病於九竅之上者多聯燥理固宜然無足怪也第五臟之間病連心與肝者必雜血連脾與腎者溼尤劇耳槩之治解溼熱之爲病於腸胃則其源之自五臟來者能清其流之及九竅者皆罷緣其色黃固入胃氣寒能勝熱性燥可已溼也至驚氣在皮間肌膚熱赤則肝家之氣已入肌肉而化熱尙未礙津液之流行致化溼也故尤能治之則氣之來自五臟至於胃而熱甚生溼爲更可信矣

或曰子治本經證以仲景大抵欲明藥之所以用也譬如槩皮仲景以梔子槩皮湯治黃疸用之於身黃

發熱者則似檨皮於黃疸不離發熱以爲治矣乃大黃消石湯中用之則不必以發熱也其以白頭翁湯治下利用之於熱利下重者則似檨皮於下利亦不離發熱以爲治矣烏梅凡中亦用之又何必以發熱矣又何從確然指其所以哉予謂黃疸與下利之候甚多而表裏寒熱錯雜其孰多孰少不可不辨也凡黃疸之屬裏屬寒者不論舉其屬表屬熱者言之則麻黃連軹赤小豆湯證其標見於太陽小茈胡湯證其標見於少陽梔子大黃湯茵陳蒿湯大黃消石湯梔子檨皮湯證其標皆見於陽明陽明者有在經在腑之分發熱懊懺汗出皆經證也腹滿小便不利皆

府證也梔子大黃湯證經多而腑少茵陳蒿湯證有
府而無經梔子檄皮湯證有經而無府大黃消石湯
證經少而腑多試於梔子檄皮湯證以黃疸爲裏則
發熱爲表於大黃消石湯證以腹滿小便不利爲裏
則汗出爲表是汗出爲表和則發熱爲裏和而檄皮
之用正在表裏之間溼熱壅於肌肉是胃中結熱爲
疸者也下利之所屬尤多然白頭翁湯烏梅凡證只
在厥陰一經厥陰尤寒熱錯雜之所則寒與熱之多
少尙可循其數以證之也其厥逆無衄汗出身冷純
屬寒者無論若兼煩兼嘔衄大衄數讖語欲飲水則
屬熱矣試以衄大衄數煩且嘔者爲寒熱參半則乾

薑黃連黃芩人蔘湯之寒差輕烏梅凡之寒差重若
以讖語欲飲水爲純乎熱則白頭翁湯之熱比於虛
小承氣湯之熱比於實下利之虛者寒熱參半其寒
多而參用溫者皆有槩皮則槩皮之用正在五藏間
有以和其熱使其熱不移於腸胃而已要之九竅之
病無不本於腸胃腸胃之熱有不係五藏所移者則
非槩皮所主統觀黃疸下利二證之用槩皮者皆比
於虛則槩皮之治熱必虛而挾溼者始爲當耳

乾漆味辛溫無毒有毒主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安

五藏五緩六急風寒溼痺療欬嗽消瘀血痞結腰痛女
子疝瘕利小腸去虻蟲生漆去長蟲久服輕身耐老生

漢中川谷夏至後採乾之

半夏爲之使畏
雞子又忌油脂

漆樹如柿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

六七月以剛斧斫其皮開釘竹筒其中承之汁滴則

成漆在筒子內乾者黑如礬堅若鐵石者佳

圖經參
綱目

漆木液也雖出自皮而上自巔杪下及根莖徹內徹

外之液無乎不具且其質黏其狀若水斷者得之可

續離者得之能合又必著於物方有以施其用此主

絕傷補中續筋骨填髓腦取其形以爲治也一處旣

動全身悉赴行而不畱如此又何患其五臟不安或

緩或急致成風寒溼痺哉此則取其意以爲治也形

質者物之體氣味者物之用漆爲木液已具木水之

體體之有益於人身本經主治已盡之矣而其味辛氣溫又有合於金火之用夫金者既成物而難壞必得乎火方能改焉此洪範所謂從革者也惟其質似水而味辛故得爲難成難敗之液惟其質似水而味辛流行以趨於火而從革不又似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者耶故其爲物就溫燥處則蕩漾而常似水就寒溼處則凝結而堅如石不又似血之遇熱則行遇寒則凝耶此仲景於大黃廬蟲凡取以治乾血爲得其用之神矣雖然信斯言也則本經用其實處應是乾漆仲景用其虛神應是生漆乃俱用乾漆何哉夫用物之道亦取其生機而已漆非乾不得妙不妙

則有毒能害臟腑如人聞生漆氣則生瘡而居乾漆
室中未聞有生瘡者惟其炮製之當斯能避害而獲
利其機既動氣血自從何得涇涇爲穿鑿之見耶且
漆亦何嘗終乾既爲末而入於胃亦隨諸藥爲滓穢
惟其氣其味流轉於臟腑筋骨間以成其填補運化
之功耳然則乾漆通血宜隨熱藥以爲治大黃廔蟲
凡中均係寒藥豈不畏其遇寒則凝耶夫熱自在人
身故藥得用寒假使因漆而以熱治則漆之功效未
見藥之爲害已深譬如蟹何嘗不是寒物漆若遇之
竟化爲水不復能凝此又何故特物性之相制有如
是耳說者或謂蟹外剛內柔其黃應月盈虧爲稟金

水之質故能敗木火之用或謂漆辛温蟹鹹寒寒能
剋温鹹爲辛子子從母化則其氣自解或謂蟹能逐
血漆之氣化似血故爲之敗其然豈其然乎

本經疏證卷四

